明季北略

錫山計六奇用賓編輯

崇禎十五年壬午

降座揖相

正月辛未朔上朝畢召大學士周延儒賀逢聖謝陞入殿曰古聖帝明王皆崇師道卿等朕之師也宗社奠安維諸先生是賴命東向立上降座西向揖之各愧謝

思廟此舉禮非其人徒自貶損耳然三相之中惟

賀文忠差可無愧

楊仁願論東廠緝事

正月罷提督京營內臣御史楊仁願上言臣稽高皇帝初無所謂緝事臣工不法止于明糾無陰許也臣待罪南城所見詞訟多假番役妄稱東廠誘人作奸挾仇首告惟恐其不爲惡又惟恐不卽懼于法摉之皇上泣罪解網之仁豈不傷哉伏願先覽東廠東廠覽則刑法可以漸省臣更有請臣子獲罪檻送門下可也若緹騎一出有資者家門破散無資者地方斂

偎僞詐賍濫上是之論東廠所緝止于謀逆亂倫其
作奸犯科自有司存并戒錦衣校尉奉使需攬
東廠緝事爲害甚烈仁廟一言而少止仁人之言
其利溥洵哉

天壇

北京永定門內五里坐東向西外圍十里圓環爲磚
城西對山川壇其體方錯田處也內員甃琉璃碧瓦
如太廟式中設天位東設太祀位位壓偈各丈餘撥
級可登內小龕中置木主遊人不易入也司之者太

常寺之黃冠四面窗櫺並以青藍料絲爲障大如筯明亮可愛至寢殿有龍床暗殿有食具更衣殿有椅座齋沐殿有浴池一切法物之炫煌禮數之莊嚴祭之前十日可縱觀也內有銅井以銅鑄成圈從底發上水味清冽飲之沁骨其地去大自十餘里嘗祭之夕二更時遙望壇內紅燈上升竿杪則龍輦舉行其燈籠徑三丈高五丈中坐兩黃冠司之

天壇中設一黑漆木榻高二尺許南面爲天位榻上置棉花飛絮以驗天神降臨如絮稍低謂爲神

至若祭不動如故則謂天神未至也天位東亦設一位為天子位祭天年去其腹中五臟等物以檀降香實于內焚之臭升于天

觀墨地壇

崇禎壬午四月六日先帝行大社禮方澤在北城外東北方乾位先一月掃除滌拭十日前位置各當凡簠簋籩豆罇爵鼎彝與鉶登鐘鼓俱用黃紗籠覆幕林處亦先十七日試湯問禮之士統往觀焉至期稅樓房于東華門之北為壁上觀初五日辰刻與觀盛事

孝宗身發樓　酉時亦擠入午未二刻坊官內官
本城西華門大楔民房有戶通出入處悉緘以紅
先三日。街兩傍　府撥軍戎裝執刀戟齊肩對立
自大明門至地壇三十餘里。約用將士二十萬中間
四丈為御道鋪以黃沙。人不得行一切街巷實壇
墨戢車輿人出入牆屋悉糊塑抹紅紙紅泥人藏于
樓上者為小弁為細語勅諭者高腳牌與日宣併宣
從人不停導也黃紗馬備先道馬備者大祠之神位
樂器用民間之數箭以二十四馬襯墊而行執事人

從宵紅軍儀隨後勢威文武璫寺金吾奔走趨蹌鐙光燄交輝瑞靄凝二三更許後鹵簿大駕至矣萬火爛爍塵埃蒙混不甚辨五色或觀聖駕者各聳神聳銳注閱回鑾軌恍以待街坊蹁蹮終宵不歇也初六日黎明鳴蹕先回既禪以臣即撤行旋廟朱鉞黃旄錦旗繡幄約千餘人少頃八象蹁躚而來被飾華錦自頂至尾明鏡懸垂背負朱漆葫蘆巍然雅步故振蕩其音鏘珊佩鐙鏘令人喝采過此勢將極闕飛騎報入大丙如燕掠地刻過四五軍戎儀衛各爲整飭坊

官甲長之類復選黃沙神將騎逐叱戒所轄軍士令其侍立對偶衣飾器械再加裝飾嚴齊于是介冑而馳結隊而立各有位次各有執役旌旗辟易劍柄纏和黃金削後白玉腰橫陪祭文武急趨大明門內恭揖候鵠揚鞭恐後意各爭先從此龍旌鳳旆金鉞銀瓜響節儀鑾奚啻數萬行行隊隊簇簇陳陳聲從履出氣從鼻息遙聞簫韶之奏中和之樂紛沓入耳其宮扇之方圓正側長短橫斜為龍翔為鳳舞為針繡為楼織為日月雕鏤之體為山河繪藻之形為神鬼

離奇之狀鳥虎豹飛走之勢以及百花簇就萬錦茵成至弓弩刀盾明光奪目人有云凡近聖駕之儀衛皆木爲之以備壯觀者鼓聲漸嚴駕將至矣玉輅大輅步輦象轎皆黃絹爲幌有雨墨絹曲柄小傘前導爲朝廷所坐大戰旗纛在後途中按步行疾而穩下有一百六十輿夫肩無高下者及三里一易其夫者也前又有數十內寺舁捧金龍大轎一座爲升降輦前所用前後兩旁官扇斜掩羽旄[illegible]排[illegible][illegible]不可後則瑞寺擁簇如紅雲蔽天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各

征逐歸寓如春社酒闌矣

謝陞削籍

四月給事中倪仁禎上言臣初拜官例俱謁陞陞言及兵餉事忽曰皇上自用聰明察察爲務天下俱壞陞位極人臣敢歸罪天子如此上怒命削其籍

馬士英起用

四月晉馬士英起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提督鳳陽士英初撫宣大以總監王坤論罪是故太常少卿阮大鋮爲營救故得起用

免稅停刑

。二月發帑金○二萬賑山東免省直十二年以前稅糧有司混徵者罪○百姓歡呼稱慶六月免開封河南歸德汝州去年田租○諭各省直停刑三年十月賜貧民米布閏十一月下詔罪已

蔣德璟入相

六月以蔣德璟黃景昉吳甡入閣辦事且諭責曰朝會推大典自當天公矢慎今輒謭徇情如房可壯張三謨不孜並與推舉豈大臣之道○

召廷臣于中左門賜饌上青袍太子定王永王緋衣
侍上。諭吏部尚書李日宣曰朕屢諭諸臣有瘠背君
父不肯私交竊濟職業。不被情面兩語昨枚卜猶濫
舉加此。況其他平日宣奏辨上又責吏科都給事章
正宸河南道御史張煊閣臣力爲救解不聽明日下
日宣等六人于理日宣等戍遣可壯等削籍初太學
干陳演所親廖惟一爲試御史及考核托房可壯爲
之地不納張煊又加屬焉遂外補憤懣之適上游酉
死演從遂密奏枚卜大典皆一人所主持上然故有

是謂

吳履中論二失

六月御史吳履中上言誤用溫體仁楊嗣昌爲二失又曰內治缺而後戎馬生民生促而後盜賊起今者敵起于外而政治愈紛寇起于內而藏斂愈急欲無生亂得乎

黃道周復官

壬午八月召還黃道周仍任少詹事先是道周在獄人謂必不可救時周延儒承上眷最深凡士類眞能

同延儒以微詞解之至是上偶言及岳飛事歎曰安得將如岳飛者而用之延儒曰岳飛自是名將然其破金人事史或多溢詞即如黃道周之為人傳之史冊不免曰其不用也天下惜之上默然甫還宮即傳旨復官

東崖黃景昉云上諭黃某清操力學術堪策勵特准致昇還職旨下中外感泣是役祿周公子譯暨平章他疏劇及公余與同里蔣公同贊其說頗初冀得脫戍籍幸矣竟復原官出[illegible]故本聖主乾斷度越百王

之舉而天下亦以是差亮宜與馬公疏謝稱病兼爲

辭兵二公所免以奚不春拜家

附記　初逆極熏熾道周作詩曰豈有不平事但

存未葬身隻言天下合孤影鬼神親世道餘青史

春風足故人無多歎往蹟愚與舊西鄰覩此詩頗

與公之行藏相合

誅陳新甲

九月誅兵部尚書陳新甲以邊疆多失也周延儒

營解曰國法大司馬兵不臨城不誅上曰他　謂即

勿論修辱我親藩亡不甚于薄城乎不聽

召王應熊

十一月召大學士王應熊入朝已而逆見請老許之賜金幣還先是周延儒卯已漸有異議故應以自代及為援也已而上知其非故賜還

劉宗周言六事

八月進劉宗周左都御史十一月宗周上言六事一建道揆京師首善請立書院以昭聖明致治之本二貞法守請立罷錦衣一切刑具獄詞悉歸法司三崇

國體大臣自三品而上犯罪者宜令九卿甚會乃付司寇司寇議辟乃得收繫此于僇辱之中不忘禮遇之意四請伏奸凡匿名文書請一切立毀五懲官邪京師士大夫與外官交際愈多愈巧臣必風聞彈劾之六飭吏治吏治之敗無如催科火耗詞訟贖鍰已復為長例矣至于陞遷謝薦巡方御史尤甚請以風憲受贓之律為同道者察之第一義上是之

閏十一月下禮科給事姜埰于理時有匿名書二十四氣之說隱詆朝士埰上言誹語騰謗必大奸巨憝

惡言官而思中之謂不重其罪不能激皇上之怒箝言官之口後將爭效寒蟬塗塞天聽誰爲皇上言之哉上怒立置獄

劉宗周削籍 附熊開元

閏十一月召廷臣于中左門問用督撫之宜劉宗周對曰於今使詐此最悞事爲督撫者須先極廉上曰亦須識之又問禦敵御史楊若橋舉西洋人湯若望習火器宗周曰唐宋以前並無火器自有火器輒依爲重悞專在此上色不懌曰火器終爲中國長技命

宗周退時姜垓熊開元俱繫獄宗周又請釋之曰廠衛不可輕信是朝廷有私刑也上遽怒仰視屋梁曰廠衛俱是朝廷何公何私宗周抗論不屈都御史金光宸言宗周無他意上益怒宗周免冠謝始命退既而姜垓熊開元廷杖劉宗周削籍金光宸降調廷臣疏救不聽

熊開元號魚山楚之嘉魚人天啟乙丑進士令吳江有廉聲爲給事中疏止監視太監王應朝山關降行人司又劾周延儒專權悞國上震怒革職下

獄廷杖八十遣戍邊方今祝髮靈巖

定王倣書

崇禎十五年八月。定王出閣讀書。訓講爲方以智。倣書爲劉明翰。演儀之日。方貌過莊。王不敢齒倣書。則覓其紙而後已。已踰數也。後定三六九之期。爲兩所進教之日。書堂坐次。方東劉西。王位正中。教則移坐王側。方聲壯厲。訓兩三句。王止依聲一二。王急向劉呼曰。劉先生來。訓內侍啟曰。禮也。不可更。父皇爺所定。乃止。曾强書倣可也。顧劉來視。則仍書完而出。後

觀方再拜坐王講書已讀過方以即日應舉之書進于王則掩卷而背之其舊規在內讀熟而後出背曰方先生可先出吾與劉先生做書方則坐屏外以待王因問劉父翁劉云皇祖朝直臣王歎賞又曰先生如此溫恭自有好兒孫做狀元劉叩謝手扶起曰你父親做好官生你好先生兒孫自然好也王曰凡上兩賞金獅書鎮每重三十兩又兩玉尺呼內寺納劉袖中劉因辭而出方已候之不耐矣王入方啟更兩日期三六九為做書四七十為訓講謹旨允之方

之日不過習故套又免日居多劉之日期以辰刻進

必賜飯點至第五則不用倣而自書寫本中體式首八

字至自減其一 皇父皇賞紙教習官儀敘省中哄然

以爲中字逆格爲葬嫡之漸有竟欲露簡者又一日

擊遊西園見上馬無韁即以巳鐙賜內寺云云訖以代不

便內令另製方鐙給之省中又哄然以爲妄僭此詞

幹內省體後有知爲定王所與乃巳又一日留吳王

言日後出封同先生還居西山我皇祖六歲登基八歲

上陵爲香由寺寫青衣了區至今何在昨日與王書大

字[illegible]能寺人出餅屬寫龍西大字劉讚[illegible]者去
詆之謂不足汚先生目至起更徵妾前導送歸又一
日王以八寶盆履手置劉懷頃之劉還王王曰先
生擒歸留與兒孫見我兩人相與情意劉曰銘感之
恩入之肺腑不在物件王數賞曰劉先生是一錢不
要的天下做官人都像先生那有流賊

山東李青山

壬午正月山東盜平擒李青山入京青山本屠人乘
機嘯聚數萬人屢寇兖州山左騷動兵部侍郎張國

維單騎詣營撫之青山出不意大驚叩頭乞降國維察其非常還部選將士疾馳給事范叔泰曾府左相俞起蛟排戰擒青山盡降其衆國維蔭一子指揮傳而沂州王朋猶擁衆刼掠國維知監軍邱祖德能辦賊咨授方畧擒之東方遂平

王佐聖遵義遇害

王佐聖字克仲南直長洲人弱冠登進士崇禎立選青溪廣文辛巳以張國維薦擢令蜀遵義郎楊應龍故地四面皆夷抵水西安酋藺酋巢僅二十里惟地

名新站者山勢險峻前臨渭水爲羣夷人犯所必經遂剏立新城以扼夷吭八月酋首郭士奇吳倘才擁衆入冦邊將趙國政戰死賊遂大肆焚掠佐聖伏奇兵隘口擒士奇倘才等賊宵遁壬午四月酋帥吳倘賢龍正國率叛寇數萬攻城佐聖晝夜拒敵賊鐵騎四集圍合數重飛梯越城翼然震地佐聖以印付子修命服拜闕危坐公堂須臾賊至佐聖裂眦罵賊遂遇害猶僵立不仆未幾所部義民誓死力戰勒兵新站邀賊歸路盡殲倘賢并國數萬賊于境內吳撫賓

帝嘗令春秋祠祭。任事。

孫傳廷殺賀人龍

先是十一年戊寅冬。大兵入。改陝撫孫傳廷保定總督。傳廷以失聰辭。不許。尋逮之。至是壬午正月。起傳廷兵部侍郎。督陝兵剿寇。四月。傳廷檄召諸將于西安。縛賀人龍斬之。諸將莫不動色。因以人龍兵分隸諸將。人龍陝西米脂人。與李自成同邑。初以諸生效用。屢殺賊有功。叛將劇賊多歸之。襄城之役。朝廷疑人龍暗與賊通。密勅傳廷斬之。賊聞。酌酒相慶曰

賀風子死取關中如拾芥耳

人龍雖有驕蹇之罪然其功不可掩也昔楚殺子玉而晉文喜劉宋殺道濟而魏人慶趙宋殺武穆而金人賀國有良將敵之所畏也即有他過亦當宥之奈何輕殺之耶曲端屢立大功而張浚殺之載之青史至今以為恨傳廷之于人龍將毋同不二載而潼關不守拾芥之言洵非誣也

嗚呼人臣非有功之難而居功為難也以人龍起諸生屢破賊可謂一時之傑及會師擊獻三檄不

孫兵喉西歸此豈人臣之道。西安之轉雖朝廷之過。疑亦人龍自取之也

李自成屠陳州

壬午正月李自成陷西華。三月朔庚午。自成等攻陳州。副使關永傑戰死城上。鄉紳崔必之。瘵人王受爵等手刃數賊。被執罵賊死。賊怒屠陳州。二十二日辛卯。陷睢州。太月二十六日乙未。陷歸德府。復乘勝陷甯陵考城。

李自成決河灌汴梁

開封即古大梁咽喉九州閭域中夏水陸都會之地
大祖第五子初封吳王國錢塘尋改封于此爲周王
先是崇禎十四年二月十二日戊午李自成合羣賊
圍開封穴城攻之七晝夜不息巡按高名衡率司道
官嬰城固守軍餉告匱周王出庫金五十萬買米麥
餉守陴者復懸金募死士擊死一賊者予五十金兵
民皆踴躍其擊賊賊退數舍豫撫李仙風督諸將至
開封賊退開封圍解仙風與高名衡互相訐奏詔逮
仙風仙風自經吞逐以高名衡巡撫河南十二月自

成復圍開封。名衡與推官黃澍總兵陳永福游擊左明國等力守。周王旴庫金于城頭。擒一賊者予百金。斬一賊者五十金。戰歿者卹其家。傷者以輕重爲差。自成攻圍數日。親帥諸將于乔明門下。耀武時永福號稱神箭。從城上射自成中左目幾死。遂收兵不出。已而拔營屯朱仙鎮。與丁啓睿左良玉等戰。及十五年壬午四月二十四日。癸亥自成復攻開封。以前兩攻不克。士馬多殺傷。自成乃申約圍而不攻。以坐困之。五月自成隔開亳。六日命侯恂以兵部侍郎總督

按勦官兵討賊與孫傳廷援開封七月停河南鄉試以開封久圍不解也八月開封久困食盡人相食時羅汝才亦食盡謀他徙自成分根以餽之約破開封以東隅屬汝才汝才乃留不去九月河決開封勢如山岳水驟長二丈士民溺死數十萬周王府第已沒奉宮眷及諸王處樓城上七日夜督師侯恂以舟師迎王二十三日庚寅總兵卜從善以水師至開封城上推官黃澍紮木爲桴從王乘夜渡達隄口得免覆溺汴梁佳麗甲中州群盜必艷之前後三攻汴士馬

死者無算。賊積恨，矢必拔，久褱灌城之謀。顧以子女珍寶山積，不忍棄之。水族至是，河大決，百姓生齒盡屬波臣矣。黃澍以守禦功，詔授御史。　遺聞云：自成決河灌汴城中，諸貴官欲自爲脫計，亦鑿堤引水汴梁，遂陷。名衡等乘舟潰圍走。上念防守勞苦，不深罪，但罷名衡等官而已。名衡字平仲，號鷺磯，山東兗州府沂州人。崇禎辛未進士，授如皐知縣，調興化，考選爲雲南道御史，巡按河南。崇禎辛巳冬，自成破睢陽，下汝鄭，乘勝趨汴，自二月十二日至十八日，并力疾

攻者七晝夜名衡百道御之賊乃退上嘉其能命爲僉都御史巡撫河南是冬賊復圍大梁名衡固守經年及汴没名衡從河而北賊解去得請告歸里癸未北兵攻陷沂州名衡夫婦抗詈不屈死之虞山錢謙益弔之有三良詩三良者汪喬年邱曾煇暨名衡而三皆謙益門人也黃澍字仲霖浙江錢塘籍南直徽州休寧人崇禎丁丑進士授開封推官賊灌汴時澍方坐署中忽報大水至視之已及案下矣大驚急登高城將没白周王曰須紥木筏乃可出王以是免甚

德之對遂得擢御史

張民表號林宗河南中牟人官保孟男之子也萬歷辛卯舉人十上春官不第藏書數萬卷手自點定喜詩及草書好施與結賓朋家遂中落時時往中牟務冊于郭外之南暇客至即拉與俱無日無客無客不醉頂高冠飄二帶帶上繡東坡半升僅漉淵明濁酒寸襪容子夏冠之句每日醉啖頭老杏下崇禎壬子寇圍大梁民表勸當事客撤左良玉趨大梁背北城而陣遏黃河一線以為餉道又當令陳永福兵列城

外勿聽入入則城中餉竭勢且民與兵俱盡皆不聽圍城五閱月日夜登陴水灌城負先人神主抱詩文稿三尺許登木筏顧求登者衆不忍卻移筏就之筏且沈乃移筏登屋屋上人亟縋相援民表老且乏食轍上下者久之水大至而沒年七十有三次子允章及門人文士皆從焉長子允售泅水至西城請救父爲賊而死幼子允㚟與恐浮木依老僕婦棲屋上亟兩日夜老婦餧欲啖之急附浮木順流下得渡舟次免一穎父門人周亮工求得之撫諸其家而民表遺骸則

高名衛得而葬之衝圍哭

中牟縣屬開封。

周王出金賞士卒得其力以保城池。所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也。賢于秦楚二王捐貲于百萬拱手餽賊寡矣然周王所以爲此者無他見之明耳謂城垣既陷身且不有而況于金乎城苟得保何惜乎無金豈若作城于守虜者之愚哉

自賊亂以來殺人不再勝計事最烈者無如獻忠之屠武昌成之淹沐衆也夫圖大事者當以得

人爲本張李所爲如此不過黄巢赤眉之徒耳天心人心背失之矣欲不速亡得乎吾聞自成矢鏃入睛牢不可拔每當陰雨則痛三日御一女則血不止其與獻忠眉心膿穢不絶俱天所以報其好殺也其不死也幾希矣

客有開封來者告予云城周四十里大如南京而周王則有外羅城内有紫金城兩座在府城東南隅十餘里王殿俱用琉璃瓦後有傘山儼如帝居

淸初廢爲貢院殿磚悉拆脩築新城王府門舊

有石獅高八尺許今沒土中僅有獅耳數寸露出

開封舊城俱被泥沙圍擁地下亘形畢甚出　大

清朝即于墉上加築新城頗覺高聳時人民輻

輳自流寇決河以來遂荒蕪矣城內廬舍茅瓦各

半鄉野瓦房僅十之三耳又云城陷開封幾無人

客過汝甯府固始縣凡行六日不見一人途中草

長數尺不虞盜賊止防狼獸行者各帶掤木棍一

條時隔河有狼數百衆大懼然狼亦畏棍不敢渡

河無錫優人王某曾在周王府中教戲親遇水難

逃歸述云水既浸入城百姓多死悉棲城堞上久絕糧城上俱賣人肉凡三十夜周王禁止之有一人腰下藏炊餅大如錢每餅私賣銀一錢二分凡水面苔藻風浪飄至爭取食之有得生者有以希食而生者若食紙則人必死時有一富家見水大至急以大㯃二座用厚紬紮縛將輕寶繫其下身藏乾糧棲于㯃上順流而下于有餘里乃得生李自成將黃河一決凡沉沒入百里生民死者不可計如此凶惡而欲成大事得乎

張氏商邱自焚

張氏直隸清苑人配進士梁以樟庚辰以樟令太康辛巳調商邱賊犯開封商邱皇皇壬午三月李自成合袁時中羅汝才等衆百萬攻商邱以樟與張氏訣曰成且陷我必死左右皆掩面泣張氏亦泣命老僕楊村積薪環其樓且告曰城陷則火時賊帳延袤數十里晝夜環攻駁石上擊人皆披靡合圍五日攻益急會知府某有外心城遂陷賊刃以樟仆地張氏聞之曰吾夫死矣遂衣白衣驅媵婢登樓繫環于梁將

自縊吟楊村舉火村不忍張氏叱之曰事急矣使我不速死汝罪莫贖矣村伏地哭叩頭舉火張氏死死三十餘人從死一子變方九歲隨母登樓火燬哀號焰中老嫗急掖之曰主人唯此兒幸得脫歸以後梁氏從樓上推墮見僕王政負兒逃是夕邑民求以樟于亂屍中救之復醒而張氏則死矣商邪人相與感嘆立烈婦祠春秋祀之　梁氏其妾死三十六人

李自成屠南陽

九月孫傳廷率兵至南陽李自成與戰

傳廷設險以待賊入伏中高傑左勷等左右橫擊賊潰東走追之賊遂棄甲仗軍資于地官軍爭取之無復步伍賊覘知官軍亂反兵乘之左軍先潰諸軍繼之喪材官將校七十八人賊倍獲其所陷焉傳廷以兵敗上書自效詔圖功自贖十月自成復陷南陽屠之

李自成圍汝甯

閏十一月李自成圍汝甯雲梯如墻而立城中矢石俱下賊裁扉以障矢石死傷衆而攻不休一鼓百道

俱登執楊文岳及僉事王世琮于城上文岳世琮厲聲罵賊賊怒縛文岳等以大砲擊之洞胷糜骨以死世琮初授河南推官屢卻賊射矢貫耳不動號王鐵耳賊拔營走確山向襄陽掠崇王由横及世子諸妃嬪以行

左良玉屯襄陽

左良玉自朱仙鎮南潰屯襄陽諸降卒附之有衆二十萬其饟于官者僅二萬五千餘俱打糧村落襄人不聊生

李自成陷襄陽

十二月李自成羅汝才合兵由唐縣而西左良玉命道戰艦于樊將避賊入郢襄人怨其婬掠縱火焚之良玉怒掠巨賈舟載軍資婦女其中而身率諸軍營于高阜襄民焚香牛酒以迎賊初三日戊辰賊間道至白馬渡良玉移營拒之賊不得渡良玉拔營而南賊亦不敢逼自成切齒于良玉每戰必力良玉懼不敢復與爭鋒故恒避之初四日己巳襄陽陷

李自成入荊州

時蘄黃之寇復興自成合諸渠帥皆戴自成及破襄陽自成分兵陷夷陵上城荊門向荊州十二月初九日甲戌偏沅巡撫奉惠王走湘潭荊州士民開門迎賊賊入荊州又合兵鄖陽合馬守應守夷陵以犯澧常賀一龍趨德安以窺黃麻

江陰撫生自楚歸云偏沅軍門某疑荊州紳士流寓地拖楚蜀咽喉賊來不過擄掠鄉鎮非敢睥睨荊州也乃賊來疾將而城中風鶴且甚偏撫擁惠王晉城官民各鳥獸散臘月十六賊至城下不費一矢而

自古力戰苦爭之荊州匪乎而得之矣余輩至岳州見寇至除擄子民舍偏撫儘萬千民房竟不敢窺荊州一步噫何畏寇之甚也

夷陵州屬荊州宜城縣屬襄陽荊門州屬承天州潭縣屬長沙澧州屬岳州常德府也麻城縣屬黃州府

左兵擾武昌

馮生云舟至蘭溪見有自上流來者傳言武昌兵亂將逝武昌聞左兵數萬從漢口搶船渡江漢口居

民逃散江上舟楫不行余船昏夜趁風過武昌泊金沙洲時臘月十八也天明見紛紛逃難者如蟻皆南走舟中攜老稚婦女啼號徙竄者絡繹皆是相傳左兵所過奸婬剽掠雞犬不留武昌城下居民一空又明日已掠金沙洲矣

左良玉避李自成

良玉與自成相距于朱仙鎮麾玉近二十萬鄖撫王永祚在內良玉在外約爲固守一夕良玉忽擁大衆遁去城中遂不可守自成尾之南下荆襄一帶次第

陷沒而良玉亦無駐足之地矣與監軍道王石雲相響作書謀寄家眷于武昌及家眷至而良玉與家兵俱至捨渡竟不可遏而大江南北慘毒不忍言城中士民咸咎良玉召寇乘夜殺其監紀石雲亦不敢問石雲諱楊基南直安慶府潛山縣人天啓五年乙丑進士

子思當時自成兵勢固强然良玉以二十萬衆攻之雖不足守之則有餘何為平背遁哉吁大帥如此天下事概可知矣

三永府投江、

郎攜至澧州微服走。為左兵所獲。贖以二十金。始脫。又被獲。遂自投江。流至二里。得漁人救免。潛在武昌城外。

梁元昌家難

梁元昌。浙江人。選四川敘州府筠連縣。卸縣攜家赴任。蜡月舟過武昌上荊州。爲賊所獲家屬二十餘口。死者十七人。女與婿皆與焉。元昌僅與一幼子泅水逃脫。顛踣凄切之狀。不忍言說。

張獻忠陷舒城

正月十一日辛巳賊陷潛山二月陷全椒四月初三日壬寅張獻忠陷舒城此皆壬午年事舒城無令叅將孔廷訓同編修胡守恒率民其守後廷訓降于賊引賊以洞車穴城穿者數處守恒督民補塞之賊射書脇降守恒燔其書于城下越三日城陷賊執守恒刃其腹被數十創以死獻忠改舒城曰得勝州初六乙巳陷六安六安州亦屬廬守府

有本州諸生韓光祖被賊執去賊以刃脅光祖光祖

抗言生平讀書止知節義城破身亡誓不偷生賊怒斷喉碎屍殺之妻武氏投火死媳李氏及一妹與一女共投于井子妾李氏遭賊割腹它胎受禍最慘次子定策孫日曦身被數鎗罵賊死而拔勳守備王希韓轉戰深入被獲見殺

韓光祖死難事野乘接書胡守恒予故續此則本州疑即廬州

胡守恒廬州府人宋胡瑗二十一世孫也崇禎戊辰進士是榜同姓三人胡守恒胡士昌及鄒鍨胡

之珠也雖爲各府俱稱安定先生後遂通籍爲守
恆初授浙江湖州府推官還擢編修死節一事實
不負上知云
當時賊窟在英霍二邑二邑屬廬州廬爲賊出沒
要道窺伺久矣然城堅不能遽拔于是日在舒城
諸下邑大肆焚殺巢邑之破慘矣更有最慘而不
忍言者莫如舒城舒城廬之屬邑也賊踞城中凡
八閱月人民廬舍蕩然如洗止留一片白地而已
慘哉康熙廿六年夏有業客述此自言昔在舒巢等

張獻忠襲廬州

壬午五月初六日甲戌獻忠襲破廬州。適督學使者考以試士至。郡獻忠遣賊數百人冒書卷衣青衿雜應試者以進。甲戌夜獻忠疾馳入郡城中賊縱火拔之。[illegible][illegible]各官俱走。惟知府鄭履祥死之。六月十五日癸丑。進安廬巡撫鄭二陽鳳陽總督高光斗以馬士英代督鳳陽軍務。二陽河南鄢陵縣人萬曆己未進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號芳[illegible][illegible]州人萬曆甲[illegible]進士授永豐知縣者

遷爲御史用寅巡按眞定丁艱歸服除補職督學順天崇禎十五年流寇破廬州官紳士庶或避或降時寅已在籍獨服其命服整冠束帶危坐宅之中門賊至欲屈抑之坐如故百方挫折畧不爲動瞋目厲聲叱曰吾朝廷大僚豈肯受辱于鼠狗若輩死亡無日何敢凌侮長官耶罵不止遂遇害詔贈光祿寺卿蔭子予祭葬如例

先是崇禎八年揭天王等攻廬七日知府吳大朴固守不下賊乃去至是張獻忠聞學使將按廬遣

賊作商賈分伏城內。俄學使信牌至。獻忠截取之。使壯士僞爲書役迎學使中途刺死。自乘高車令諸將狀隸而入。後以精兵易衿服隨之。一似諸生迎學使狀。時廬州五月賊無動靜。防禦稍疏。忽報學使入境。急啟門出迎。肩輿已近城矣。從者數百人皆青衣儒冠。及入三砲甫畢。裹甲忽見。俱執短刀而起。時事在倉猝。咸惶遽失措。各鳥獸散。所伏之賊亦應時而發。大肆燬殺。向之號爲鐵廬州者。不終朝失之矣。

明之所以失天下者止因用貪鄙無能之輩耳當[illegible][illegible]四月陷六安六安爲廬之屬州勢孔亟矣學[illegible]猶若承平按臨致賊得以乘其隙迂腐至此不亡何待昔人大敵在前尚我服講老子卒至國亡身死爲千古笑這都是一班不知生死的人

賀一龍陷無爲州

五月初八日丙子革賊陷無爲州士民投河死者無算穎州參將李栩偵知之伏兵[illegible]州南二十里左至栩以騎兵迎之伏兵起譟其後賊[illegible]敗之斬首千餘

革則賀一龍已載于前。是賀一龍乃革賊也。而此上云革賊。下云左。至是左即革賊也。他卷又載其左革擬革裏眼。左為左金王。又似兩人。是一是二。未知孰是。姑書以俟攷。

革裏眼入英霍

六月。革裏眼諸賊入六安英霍諸山中。倚林據險。負秋爽復出。歲以為常。安廬州縣官吏。咸稍稍發難者理事城中。荆榛滿路。無復人烟。

張獻忠僭號攻元

六月張獻忠襲陷廬江七月六日甲戌陷廬州城八月初四日辛丑獻忠大治舟艦于巢湖習水師十五日壬子獻忠復陷六安盡斷州民一臂男左女右獻忠謀渡江入南京遂僭號改元刻偽寶選自宦男子爲總兵以下官

黄得功逐賊

九月黄得功劉良佐逐賊于潛山山中夜半譟而升賊驚起失措崎嶇跳澗四潰追奔六十里斬首萬級獲騾馬數萬十月劉良佐再破獻忠于安慶

張獻忠陷太湖

十二月二十一日丙戌張獻忠陷無爲州復陷黃梅

二十七日壬辰陷太湖

無爲州屬廬州府潛山太湖二縣屬安慶府黃梅

縣屬湖廣黃州府

洪承疇降　大清

遼地自東海濱西至薊鎮沿邊凡千四百里明初設

郡縣置衛以備敵萬歷四十三年冬西南有星狀如

關刀久之變爲彗其形如帚光芒𤋮爍見百餘日而

遼陽陷四十六年戊午彗復見而瀋陽又失益彗乃除舊布新之象也崇禎十一年正月中旬遼陽見日圍于弓內有矢射之或云此名日三攫主天下兵起是歲遼陽旱蝗秋禾嗷盡　大清兵陷山東濟南擄德王殺遼東金總戎十二年遼陽復旱蝗秋稻靡遺十三遼陽大飢父子相食斗米一千二百值銀壹兩七錢然斗斛三倍吾鄉約六兩一百十四年辛巳夏疹大疫死者枕藉而洪承疇提兵東征先是十三年庚辰　大清擄遼陽內臣高起潛等不能禦繫獄

遂擢承疇經畧遼東承疇字亨九福建泉州府南安縣人萬歷四十四年丙辰進士總督三秦屢破流寇有功至是聞總兵祖大壽被圍錦州遂于十四年二月提兵八月往援與　大清相拒四閱月至十一月退遠分守各衛及明年壬午二月會兵共計二十萬復東向　大清師二十四萬聞承疇將至分兵[illegible]錦州以大衆禦之承疇率師趨甯遠東三十五里為高橋堡又三十五里至塔山更五十里及杏山復五十里抵松山過此五十里則為裹紅山去錦州三十里

錦州東俱屬　大清地裏山上有石城一座　大清
兵固守山下平原承疇將駐營　大清兵遠高發砲
洪師四面受敵難以立營乃退下既而選卒十三萬
遣總兵官吳三桂唐通等十三人將退復進三戰三
捷　大清帥退六十里分守各隘上疏請兵四王親
率精騎萬三千馳至先祭天地次祭海已而登山視
兵見洪嚴整嘆曰人言承疇善用兵信然宜我諸將
憚之也營北八十里有北山延亘數十里四王登其
嶺横覘洪陣久之見大衆集前後隊頗弱猛省曰此

陣有前權而無後守可破也遂星夜令軍士將北山頂中劈爲二狀如刀脊滑石亂命鑿去凡深入尺上廣一丈二尺而下陡甚僅可容趾馬不可渡人不能登有墮者無着足處不得躍起濠長三十里以兵守之時已爲所據誅殺殆盡其西亦濬一濠即以土壘堡凡五十里直接杏山亦以兵堅守絶中國之援惟南濱于海不必濠守而東則　大清地也濠守既成糧援路絶有刈薪汲水者輒爲邏卒所殺大軍俱不敢出濠初築時承疇不之覺已而知爲所困然已不

能爭矣遂上書求援凡十有八疏高起潛忌承疇有功力抑之使不得奏。然 大清之據險斷援以困洪師固可謂人謀盡善矣而天意尤有異者南海潮頭頓起四十餘里兵不得安營承疇知事急移師西旋大清兵尾其後師近濠與三桂等督衆填壕而過守者射之矢如雨下衆不能支遂大潰與南走海濱爲 大清軍所逼十三萬衆盡溺死三桂與唐及屠下材官五百人乘間突圍而出其餘總兵官如曹變蛟馬如龍等十有一人俱殁于陣變蛟昔鎮西與有

禦賊功衆咸惜之。大清兵既覆洪師遂破洪山獲承疇承疇不屈。大清主壯而釋之此崇禎十五年九月二十事。大清復急攻錦州祖大壽聞承疇敗大懼欲降城中有降夷之衆不從欲殺大壽一門降夷者山北近遼陽人中國之外爲降夷降夷之外即大清地也夾處兩國之間故遼東呼之爲夾道之人近爲。大清朝所過歸附中國稱降夷俱控弦習戰之士居大壽麾下食大糧頗得其力至是大壽知不利于已密遺書。大清師誘之出城收其衣甲犒

以酒食盡殺之天壽乃降順治初尚在北京年八十
四矣錦州既失是冬 大清兵入山東陷兖州府殺
魯王十六年癸未春瀋陽中左前後衛俱歿于 大
清全遼盡陷高起潛上疏移吳三桂鎮由海關承疇
于某走京師擊登聞鼓上始知有十八疏謝其殉難
祠于京祭之廕其一子至今遼人呼是役為洪承
疇跨海東征云康熙四年五月予在鎮江遇遼人唐
奉山自言昔在承疇軍中親見其事如此
祖大壽字復宇滁州籍寧遠衛指揮掛征遼前鋒將

寧印總兵官左都督康熙五年子祖永烈爲將軍鎮
蘇州其軍甚柔蘇人大被其毒永烈兄弟俱爲將
吳三桂遼東前屯指揮欽差鎮守寧遠中左中右等
處地方團練總兵官右軍都督府都督同知
唐通字達軒陜西西安府涇陽縣人欽差鎮守薊鎮
西協等處地方專管石古曹牆四路左軍都督府右
都督
羽載十一年十月高起潛敗十二月吳淇承疇薊
遼總督而此云十三年專㮣總督在十一年而拔

錦或十三年也

大清兵入塞

十三年庚辰三月。大清兵至義州。十四年三月二十一日丙申。大清兵大舉入塞。祖大壽合諸軍禦之于錦州。十五年十一月。大清兵大舉入塞。二十四日庚寅入薊州。閏十一月壬寅。攻河間。明日分兵向臨清。入霸州。僉事趙輝死之。初九乙巳。入文安。初十丙午。自青縣趨長蘆。十二日戊申。入臨清。十六日壬子。入阜城景州。十八日甲寅。入河間。參議趙珽知

府顏允紹知縣陳三接死之二十二日戊午攻泉𨼆劉澤清禦之逐函二十五日辛酉自臨淸分五攻各郡縣十二月初九日戊入汶陽初十乙亥入沂州豐縣殺知縣劉光先戊寅破蒙陰沼水鄒縣十二月二日丁卯自長垣趨曹濮別將抵青州入臨淄知縣文昌時闔署自焚死十六年二月入登萊駐軍三月入順德殺知府肖孔嘉

姜瀉里死難

姜瀉里字爾岷別號溟洲山東萊陽人給諫垛行人

孩父也關中文太僕先生翔鳳令萊陽獨奇其文首置之久之不售天啟末逆璫建祠趨者蟻附瀉里袷言侃侃以此得名有司或且跡之急揣來入山變姓名爲人耕傭辛未子孩成進士令眞州庚辰子孩亦舉南宮瀉里嘗與舊識云滄海橫流竊懼我輩欲長守邱隴亦不可得耳未幾北師入薄萊城下瀉里發弘中丞帥首北兵爲退舍亡何北兵夜襲城瀉里率親丁巷戰歿中于臂被執索金帛自贖瀉里曰吾見爲淸官開天下吾受國恩死即死安得俯仰乞命遂

遇害時年六十有一季子埈從城東趨至抱父尸大罵被執去夜舉火爇北帳北師覺縛殺之諸姊妹俱死赴亟給諫埈方以言事下獄垓喋血上書臺省交疏請釋埈歸治喪上乃詔褒嘉一門義烈命家臣議優典而史官黃道周誌其墓

有刀鋸之心者不隳魄于雷霆具松柏之志者不渝音于風雨美公父子之謂也

宋玫殉節 陶 張瑤

宋玫字文玉號九青山東萊陽人父繼登官憲副以

廉能稱玫登天啟乙丑進士初令柘城尋調杞縣以治行高等與開封司理張瑞爭考選得吏科給事中抗章正色旋丁艱歸服闋補職崇禎丙子偕吳偉業主試湖廣得士萬日吉周壽朋黃正色黃文旦等尋進刑科都給事遷太常卿已由大理寺進至少司空壬午枚卜會推玫與蔣德璟黃景昉吳甡房可壯張王謨尋以召對不稱旨又為蜚語所中上疑比私植黨下玫與房張子獄革職歸亡何北兵入東省雲擾玫與同宗吏部應亨韋經畫守禦不遺餘力及城陷

緒致與應巨焰對拷掠體無完膚攻始終不屈遂見殺○

張揺山東人進士開封府推官會登兵變城破被執揺揮石相擊進迎害其妻及子四人俱投井死

是年又有大名副使朱廷煥山東人進士副將劉宗敏傳牌至廷煥處指擊碎之與紳士分守各門尋賊至圍攻被執不屈賊縛桅杆殺之又有壽光知縣李耿順天進士亦以城陷殺死

衆公早貴任清要列卿秩名位顯赫然竟用繫頸

死乎角去齒造物者固多缺陷乎然而捐生殉國垂芳千古則天之厚公又獨至矣

造船航海

崇禎十五年十月二十日北兵入河間眞定開一日報陷名城二十六處兵科都給事曾應遴時最爲歸首建策曰航海攻心請造船三千發兵六萬于登萊東渡遼海渡遼在敵知之必速歸救不攻而自去矣首揆崇擬特嘉計畫之妙該部看議速奏工部覆曰造船固係該衙門責任但會典舊例因兵事共下

旨同兵部分理其役臣部止認造一千五百上下之
旨同兵工二部作速起工而擔半卸于兵部矣然起
工估計仍是工部職掌造船三千每船價值計銀二
千兩共應支銷錢糧六百萬工部于估計疏臣部
現今庫藏如洗分任船費亦須三百萬計無所措
又在必行日夕籌躇有河南開封等府積欠臣部料
價銀七百幾十萬合無將此一項聽臣措那即月馬
上差人再限刻起解以爲造船之費可也時開封河
堤爲流賊所決城郭現在水底上又允之急移咨兵

部促三百萬以需起工之用兵部則曰用兵所需戸部安敢推委但造船三百萬非撚指可就況當此庫藏如洗外解阻絶巧婦安能爲無米之炊臣查厯陽等府欠臣部造馬價銀八十餘萬催其陸續先解以應工部造船支費此現在錢糧無煩設處者也上又允之工部初意實欲向兵部措銀幾萬爲起工搭廠規模不謂兵部止移空文一紙竟同本部之游戲浮詞乃乞憐于戸部大司農曰現今山東路梗刻刻有虞殘之虞自救不暇也轉叩同鄉又以勤王四粜四

藏與廒肆皆空乃告糴于東西江米巷紬布二商令
執票于留都繇杭官庫兌銀應者及百而止人有千
餘數不上半萬也亦以零星而止時已爲閏十一月
中也兵則入出東連破兖青二府州縣小城在所不
討造船之價銀兩奉旨其事則究歸工部工部恐爲
建議者叅其泄泄從事乃爲脫殼之謀以神其變化
上一疏曰造船之費兩部雖經擘畫奈今九門晝閉
二商裹足油釘板木無從置買匠作舵手亦無從覓
僱而行兵之事又刻不容緩如之奈何爲今之計臣

部遴差造船主事朱正色前往淮安船廠合無令之躬督廠中則物料現備匠人聚攢商賈輳集可以計日成功省臣建議不致徒託空言也上又允之時爲十二月初也此事已實責在朱正色一身正色若非金蟬甯不畏軍法從事誰知正色之計更妙散之於佩琛之鑿鑿其疏言造船攻心省臣妙算同仇之愾人所同心但臣所督造者由閘運糧腹裏之船非乘風波涉航海之船也航海與腹裏板木不同釘鐵不同式樣不同篷桅不同索攬器用不同人夫師手操

然作用不同今欲爲此必須資材千閩廣營造于海涯措置役處兩撫計日完工即從海上駕徃而北以此大事山村因地理勢之必然臣非敢爲膜外視也淋上准移動兩廣督臺與福建開府矣舊例省臣上疏不逾五日落旨部覆省臣疏大約十日內至都覆奏章則候旨一月也朱正色之旨得之于十六年二月初旬都察院請勅移咨又已爲二月中矣至是年九月初見閩粵兩撫奏稿極賛科臣之策之妙後言臣等拮据料理極欲起工建造但今北兵已出海宇

揑情造船之說不必議可也奉聖旨是

誌異

壬午閏十一月二十四日庚申亥刻拱極城刀仗有光火一寸許

徐亮工字虞欽江陰人崇禎庚辰欽賜進士授陝西延安府吳堡知縣時寇日熾其地有怪鳥鳥身人面遂白若飛至縣[illegible]鳥或棲不久流賊必至而城被屠矣鳥狀如梟

無錫實錄云夏秋之交疫癘大作萬民凋瘵兼之凶

荒相繼殯殮爲艱枯骸暴露幾徧郊野

附記

錫邑諸生逐縣令

明季無錫諸生每歲免糧銀五錢無田可免者則與之銀謂之叩散米待士可謂厚矣時知縣龐昌允字爾祚號再王四川順慶府西充縣人崇禎丁丑進士米不時發諸生杜景耀等約同學拐昌允出西門故事縣令出西門即不得復入時諸生以綵大書云逐出無錫知縣一名龐昌允不許復入

用硃筆傍豎粘于廬居為牌擘之將吏役皆欲挾昌允出卽閉門。昌允訴于撫臣，撫臣覈為詐冒，令久之止逮五六人，革其衿。竟不窮置了之是也。由雖麗令之過，而諸生之橫亦太甚矣。時以流寇蹂躪江北，而江南頻年荐饑，故當事姑息如此。不四年，役隸威加衿士，非復昔日優文之象矣。迨順治十七年庚子，撫臣朱國治以錢糧事奏銷，三吳紳衿多黜。是勢極而反，天蓋有以報之也。

明季北畧卷之十九

錫山計六奇用賓編輯

崇禎十六年癸未

元旦失朝 新史

羣臣待漏待天子也。恐天子早臨，廷臣先天子而待漏也。待漏之時鼓未嚴，鼓嚴而肅班矣。肅班而鳴鐘，鐘歇而聖駕登殿，靜鞭響，衆鞭響，而兩班廷臣有容無息，有意無聲，仰瞻殿上，祗見千百紅袍揪袖示令而已。乃癸未年春正之朔，聖駕升殿，文班止一首輔

肩廷儒武班止一勲臣舊例鐘鳴則東西長安門俱開朝臣俱擁擠在外因諭開門而到者仍參差鴻臚未可唱齊班久之來者作踉蹌狀十少五六勉成禮爲廷儒上揭云政本急地以致廷臣慢誤乞奪俸自臣等始得旨姑免

祭十二陵新史

祭天壽山上陵也十二陵每陵遣三品官主祭陪祭則六品以下二人又勲戚一人爲攢土加增事焉例也余隨少司馬馮鄴仙上德陵將入紅門與騎俱幾

總戎戎裝率兵萬二千八稅迎軍容壯麗營伍整齊紅門之左設兩鑼徑有五尺聲如雷發入則反得乘騎神宗定陵最近外凡入者先瞻焉外豎大方石碑一座細視之四面無字各陵皆然內有饗殿九楹殿內祭品豐潔樂器飾殊俱龍以黃紗帳後則露臺一座臺設大爐燭高約二丈餘元門扃閉梓宮所由入也墓門在西側白石爲之潤五尺高亦約二丈厚尺許元宮之前爲殿五楹中立硃漆方石碑高丈有五尺廣四尺金書神宗皇帝之定陵七字爲塚爲壁爲

地皆竹葉瑪瑙石甃之後則寶頂草樹叢茸不可入矣出南西行經長陵成祖也爲主次居中再西爲永陵世宗也規式各陵無一唯永陵之松多偃地而延蔓如蛇如藤過河越澗行者履踏其上皆別牙松杉且成羣以萬計康陵則在三十里外凡上此陵必先一日行餐月遊玉泉寺山以泉石勝西十里遊香山山以殿刹勝未青軒可坐視九門雙闕偉觀也下山游碧雲金碧煇煌川巖峯律兩者兼之觀止矣

天壽山之得名世謂御醫所藏故也不知太宗一

日駐蹕飲酒適當萬壽之期羣臣等上壽美其名

耳

周延儒附吳昌時

癸未三月改禮部儀制主事吳昌時爲吏部文選主事尋晉郎中事昌時好結納通太監王化民等欲轉銓司吏部尚書鄭三俊問鄉人徐石麒答曰君子也三俊遂薦于上蓋石麒畏昌時機深故譽之而三俊不知也例轉給事中范士髦等四人御史陳藎等六人故事例轉科一道二昌時特廣其數意脅高官爲媚

縣地也　四月御史祁彪佳劾昌時藻制弄權御史
徐殿臣賀登選各疏糾之鄭三俊自引咎罷以謝薦
吳昌時也
四月時　大清兵久在內地上特命周延儒以閣部
督師斷其歸路　大兵勢大延儒畏不敢追適天氣
漸炎　大兵大獲而還延儒偵知之奏捷加封太師
有山人題詩譏之曰敵兵炎熇歸思催黃金紅粉盡
與同出關一月無消息昨日元戎報捷來既而臺省
交章論列延儒受賄縱敵出口上頒之

五月延儒放歸給事中郝絅復叅昌時。及禮部郎中周仲璉竊權附勢納賄行私內閣票擬機密每事先知總之延儒天下之罪人而昌時仲璉又延儒之罪人也御史蔣拱宸何綸亦交劾之

七月召山東兵備雷演祚與山東總督范志完面質于中左門先是演祚入朝面奏志完在山東縱兵淫掠及金銀鞍馬行賄上命逮訊至是逮至面質上問行賄京師狀演祚歷歷有指上問演祚曰爾言稱功頌德徧于班聯者誰也演祚曰周延儒招權納賄如

題覆清獄鐲租自以爲功考選科道盡收門下凡求總兵巡撫必先用通幕客董廷獻然後得之。王繇節命逮董廷獻又問志完鞍馬何所餽志完謝無有上斥其妄因問御史吳履中 爾在天津察志完云何履中對如演所言尋誅志完

上自訊吳昌時於中左門拷掠至折脛乃止

徵周延儒聽勘初延儒再召時庶吉士張溥馬世奇以公論感動之故其所舉措盡反前事向之所排更拔而進之上亦虛己以聽溥既沒世奇遠權勢不入

都延儒左右皆昌時黨以至于敗

十二月誅吏部文選司郎中吳昌時

前大學士周延儒有罪賜死延儒當中外交訌無能爲上畫一籌然受主眷深故其能內監撤廠衛諸璫日夜乘間媒孽上俱不信延儒益忽之迨視師行邊上意稍移而諸璫乃盡發其蒙蔽狀上始信之至是吳昌時事聖怒遂不可回矣

延儒之再召也以賄進亦以賄敗以內官進亦以內官敗以昌時進亦以昌時敗

予聞一老兵云一日大兵失道誤入滹沱中諸將喜而困之延儒撤至縱焉上逮張國維國維過蘇蘇人生祭而哭之國維曰勿憂吾現有周相手書在令吾放敵者至京國維果免

周延儒續記

宜興再召通內而贄幣帛者馮涿州也奔走而爲線索者太倉張溥嘉興吳昌時也擘畫兩年綸綍始下時爲崇禎十四年之二月六月陛見相得甚歡呼先生而不名首復詿誤舉人廣天下取士額及蠲逋欠

井蠲民間積逋會處旱禁獄戌遣以下悉還家再陳兵殘歲歉處減現年兩稅于宗室係舉破格拔異才脩補餉備嚴敕討實事凡捍禦凡民生凡用人理財無不極其討究極其調劑至望恩請卹昭忠銘節等事向期期不于覆核至再以限于格限于分阻滯停閣者沛然弗吝天下仰望風采考選四十六位悉登臺省以示寵人亦樂歸之誦太師者無間曰使天意向平安在非救時之宰相時吳昌時職儀制必欲調文選握百僚進退黜陟權奈正郎從無調部者昌時

俛延儒必欲得而後已延儒查例世宗時文選病故武庫正郎調入又天啟朝鄒維璉服名以職方郎調稽勳援兩故事冢宰鄭三俊素不肯依違于延儒者以昌時故而具題十五年八月入司時當事者有年例故例省一臺二無踰額者昌時以臺十省六省為范士髦稽䕃李士焜又白等臺為陳藎鳴遲姚應翀嶽齊等也一時嘩然然昌時辣手初試延儒主裁于上惟所耳就職耳昌時于是事權在手呼吸通天為所欲為矣昌時與張溥同為書策建功人淮安道上張

溝破腹胃時以一劑送入九泉忌延儒密室有兩人也其忍心如此壬午十月二十日爲延儒半百之誕辰擬舉觴大內周后以皇親雲路遍請備壽儀外廷則盡文武徧海內爲延儒添籌矣不意初十下午有北兵進口之說延儒不信曰邊塞將佐爲糧餉切司農常套也十一十二兩日果寂然延儒以坦衷處之十三日早辰薊州難民踉蹌而來小保定告陷 大清兵大隊南下矣蓋大兵實係初十日五更破薊州郎關其四門內不得出外無馳報故京中以爲餉盡

說也十三旱辰齋所掠而出口者向北方投猊而揚其刃者馳南戢聽左右獻駭禽飛上震怒譴邊將不廷特邊撫無可依更根鄭牒無聞堪報不發兩撫一鎮恐逮而繫之獄誅之怒猶未釋兩撫馬成名潘承圖一鎮唐鉞也上日坐文華殿劾有獻貽直人毋禁董心葵輩親承聖語後有一逃奴豁裘錦衣入門亦蒙賜緋王乃勳衛當獲狩奏梟之而止九門晝閉文武坐門外入羽書一日曾陷一千工六名城延儒爲之緋色巳漸效揚嗣昌故智使僧道百人建大法道場于

而虎衛衛口上晬論法謀報第七卷十一月閏十一
月十二月滿城人如處寘中十六年正月朔日禳應
斬瑞十三省方岳無一至者二月春淵亦無音及至
三月初外來者聯鑣路慶平安內應出者有三選文
武給憑未領及外轉歷出司府等官不下五百餘人
亦俱結隊而去蓋大兵自十月入內至今年二月日
將二百身不解甲鞍不離馬乃于三月初一入莒州
城齎馬于野人皆休卧如是者匝月莒州境四面高
山春暮草茂宜牧馬云四月初五月下午十餘年甚

名三相國詞色俱厲云朕欲親征廷儒跪曰臣願代
皇去上不言仰視側搖其首延儒起陳演繼之曰首
輔閣務殷繁臣可去上仍側搖不言陳起蔣德璟下
跪曰臣實可去上又側搖如前蔣起延儒再疏請出
上冷笑曰先生果願去朕在宮中看過奇門正在此
刻一出朝門即向東行愼勿西轉當時不得不謝恩
而出東至齊化門權宿城樓題請隨征科道兵科力
士亮御史蔣拱宸兵部職方尹民興戶部劉嘉績勤
王已到四鎮劉澤淸通周遇吉黃得功亦隨行初

六日至通州而大兵之自南而出東起昇門西至涿
鹿且三百餘里輿轎排擠摩頂載騾馱不盡是蘆檣一
處渡河也遠近城樓之砲日夜不絕督延儒在通城
則受四鎮之拜師四鎮則輪設綵帳之脯席隨征四
臣從延儒而傳食四鎮四鎮又赴隨征四臣而陪酌
延儒延儒之客席已徧先上疏于勤王四鎮祝凱敵
後洗爵于隨征四臣祝祀餞一月來日未追也朝說
進二疏題皆飛報大捷賞未嘗出城數武爲濠外箭
一矢相加遺也後人有實放出口之說不亦冤哉五

月初六日　大兵無留彰延儒同日夕會飲者慶大平及四日整踰頓時爲初十上午先入文華殿陛見歡迎親手扶掖慰勞備至告假休沐不允十五日賞閣臣羊酒陳蔣辭謂伴食無狀即我皇憂方目惕越收成命延儒亦權辭竟同陳蔣准允時涪州知州武進吳方思蓼堪入覲在京見邸抄頓足致慮曰聖督替矣十八日諭禮吏兵三部查閣臣視師凱旋優禮之宴如何隆重各兩進其儀俱擬情禮未合二十三日午刻傳諭入小九卿申刻平監候旨屆期接出則

旨韓周延儒奸貪詐偽大負朕躬着議處回奏時延儒尚卧內閣兩人扶出小轎而歸明日各臣會集西披左府空室向得其顧盼而驕語衆庭者今則不啻口噤之矣旨意落于勳戚戚亦畧存體餘皆已有旨也六月初一辭陛于前門之棋盤街仍賜銀一百兩爲路費後參之者日甚在當日之最暱者尤甚如袁彭年之類彼各自爲地恐他人參之也蔣拱宸則又有說者逃時意欲得省時值一萬蔣只六千以西臺與之根禍亦以同鄉及門之誼過望宜興也朋比一

疏并及昌時七月二十五日親審文華殿即日躬騎
南下逮延儒十月初八抵京萬順城門外之二廟自
疏願戍衛邊不報十二月初七日五更延儒賜縊昌
時棄市籍勅大金吾駱養性向在閣日金吾必拜延
儒爲老師以便稱呼今延儒囑付乃弟後日事發時
不已駱欲回奏恐遲刻鬪其楄而跪于中庭至呼曰
老師天明矣老師天明矣回奏即日得旨後來解縊
若十三年之薛國觀則停解一月蟲出戶外也延儒
再召之局方結

涿州馮銓與延儒同年年相若初時有同衾之好後結兒女親己巳逆案居前列今爲延儒致力者眞覺一翻復然計也奈上于此舉最爲得意急援不得投引不得延儒亦殫盡苦心三年來如一日竟無從啟齒不謂徒以身殉也

延儒再召卜行有日矣一夕夢故妻吳氏大哭于前日勿入京入必有禍延儒弗信而行果符所夢或云其子奕封夢母云此

審吳昌時字來之甲戌進士

明朝會試十八房簾官舊例八翰林六內科吏禮與兵之職方其一人爲戸刑工三部輪値者職方郎之所以必與以其勞而責重三年海晏軍國蒿賴會簾一席酬之世宗以來皆然也癸未科春闈徭期擬于八月舉行職方尹民興楚人也至七月晢不復一疏恐逢聖怒不得入塲兢兢捧玉得門生而後快二十五日上忽御文華殿親試將拱宸孫周延儒與昌時朋比爲奸疏中所及之名凡延儒四月視師時題請隨身兵科方士亮兵部尹民興戸部劉嘉猷臺中郎

將拱宸也皆與番及延儒門客董心葵亦在焉取東廠及錦衣衛刑具以候昌時受刑已盡全套疏內諸款皆承認又問董心葵延儒得銀起用爲幾人曰不記也時御案有縉紳一部目上擲下則福建道施元徵一案獻上啟奏曰福建道施元徵是也時緹騎南下昌時亦擬拱宸曰羅山大敗皇上發銀三千在邊口收買難民難婦其部又差齎銀官二十今兵餉竟無隻影衛固隨征亦以飛報大捷奏非欺君而何拱宸曰羅山奔北初交兵固有失機之事後各將用命

仍復大捷帝震怒曰那有敗而復勝之理將尋打司
刑者將拱宸當頭一下紗帽爲裂帝憤假推倒案桌
忽爾回宮跪審諸人一無發落錦衣衛扈卽覆審俱
不放縱盡其人而繫之獄尹民興不得問部大司馬
張伯鯨以職方郎照例送撫按員外主乘積後承職
遂謀入會纂矣

宋應亨不屈

宋應亨字長元山東萊陽人中天啟乙丑進士初令
清豐擢禮部主客司主事尋遷吏部驗封考功稽勳

文選四署尋轉稽勳郎甲戌歸踰六年長子成進士授杭州理刑應亭教之日勿束濕勿草菅毋長莠祟禎十五年閏十一月　大兵破臨清應亭率士民守濮陽北隅單弱捐千金建甕城浹旬而畢　大兵至應亭獨當一面懸賞募死士夜劫營大兵拔圍去十六年二月初五日大衆擁至避北城不攻攻日辰時由城東北緣雲梯上應亭平巾箭衣驅家僮巷戰家人令易帽不可戰良久家僮死者三十餘人應亭項中二刀被執不屈以死後太史王崇簡弔之以詩云

拜手松楸酒一杯傷心灑淚踏蒼苔寒林風起山光動哀壑雲移海氣來泉路幾年空夙恨人間此日有餘哀高蹤已自成千古夕影淒淒照草萊聞者傷之應亨死後詔贈太僕寺少卿長子名璜字玉仲登鄉試榜次子名琬字玉叔中丁亥進士尤善詩陝西浙江副使

北都崩解情景 附記

崇禎末年北京人有只圖今日不過明朝之意貧富貴賤各自爲心每云流賊封門我即開城請進不獨

私有其意而且公有其言已成崩解之勢矣午未之間　大兵入京都城戒嚴上發內帑錢數萬命諸營千總每人領錢幾千分授守城兵每兵二十錢兵領出以指彈錢曰皇帝要性命令我輩守城此錢止可買五六燒餅而已既而內不發錢使京中富家出錢養兵如百金之家出銀五錢即妓家亦出五錢上云一家豈無二三妓其家可出五錢以故人心益離而事自壞謂皇帝欲守天下而徵及妓銀時事可知矣後李自成破京取銀十七庫而去

當時政弊民玩如此甲申之變不察可嘆

蔣臣奏行鈔法

癸未六月召見桐城諸生蔣臣于中左門臣言鈔法日經費之條銀錢鈔三分用之納錢銀買鈔者以九錢七分爲一金民間不用以違法論不出五年天下之金錢盡歸內帑矣給事中馬嘉植駁爭之

搗錢造鈔

從來京師錢價紋銀一兩買錢六百其貴賤只在啓千與二十之間自崇禎錢旣與日俱遷至十六年夏

至二三千矣夏秋間一千幾百矣宣問賤之所由來云私錢摻入過多乃于九門特點御史九員督理其事街衢錢桌有私錢一文笞二十文徒三文遣四文外斬矣其價限定一兩六百多一文亦斬復設石白鐵杵一見私錢不晪入爐鎔化卽刻搗碎以絕其影有來入搜獲必斬小民貿易存剩許送納御史臺獎之令至嚴也白設官坐以待自朝至暮半月來小民無拾錢者淸對無聊各西臺不得不出自巳稟買私錢以搗之辰出午飢必使班役持錢三四千或五六千不

等日賣兩詐將碎錢積于白杵之間為人觀看匝月餘聚以報命云私錢收完錢價領定塞責而已而民間之錢價下極無抵也凡賣錢諸處對面現付必如欽限如一兩可買二千四百其一千八百則于桌下私授或少轉來取以瞞衙多人曾有照常交市擒去梟首故也于是決意行鈔省甲條議鈔有十便十妙之說一造之之費省一行之之途廣一齎之也輕一藏之也簡一無成色之好醜一無稱兌之輕重一革銀匠之奸偷一杜盜賊之窺伺一錢不用而用鈔其

銅可歸軍器一銀不用而用鈔其銀可入內帑上太
喜即刻造鈔立發儀制司從來解入之硃卷與宗卿
優劣科歲試卷爲鈔質之資本押工部收領限日搭
厰撥官選匠計工如有阻其事者法同十罪工部查
得二祖時與故造鈔工料紙六皮四皮者楮皮也產
于遼東今有紙而無皮無從下手乃令工部召商商
人皆京師大奸棍具疏願領銀百萬往遼買回上又
責之工部時流賊渡河之信已確已之崇禎十六年
十一月中事也嗚呼鈔法固善矣惜其行之不早耳

上用銅錫木器

癸未十月上自用銅錫木器屏金銀命文武諸臣各崇省約士庶不得衣錦繡珠玉

李自成陷承天府

癸未正月李自成陷湖廣承天府巡撫宋一鶴守城下城巷戰揮刃擊殺數賊死一鶴號鶴峯順天宛平籍北直保定府清苑縣人崇禎三年庚午舉人巡撫都御史承天破標下有願負之出奔者一鶴堅持不肯卒自刎死江陰馮生在楚蜀時及聞被執罵賊死

鍾祥知縣蕭漢有賢聲，賊戒其部曰：殺賢令者死。乃幽之寺中，戒諸僧曰：令若死，當屠爾寺。僧謹視之。漢曰：吾盡吾道，不礙汝法。遂自經。

蕭漢，號象石，江西南豐人。崇禎丁丑進士，授鍾祥知縣。五載俸滿行取，聞襄藩陷，自誓曰：士見危授命，豈可卸擔？遂以護陵保士自請于撫按，免覲。壬午十二月十一日，賊逼境，破關廂入，咸失色。漢奮臂呼曰：此正鍾令効死之日也。入署奠辭家廟，出絹帨勒令衆媵自經，曰：男忠女烈，各宜自盡。吾不能庇城中億萬

生靈敢愛此三十二口并兩雛子。于是揚鞭直指。援甲登陴。重懸賞格。殺賊三千餘級。越六日。賊復大合幾百萬薄內城。相持五晝夜。至癸未元旦。漢擲劍向北泣拜曰。臣力竭矣。急衝開奔陵。賊亦踵至。漢挺身大呼。鍾祥知縣在此。不得擅驚陵寢。賊卒挾之前。漢引頸就刃。賊曰欲首。應云郎砍。賊曰剝皮。應云郎剝。賊遣偽官元圭說降。以管夷吾劉清田為言。漢應之曰。管仲不死。有母在。我則白雲望斷。惟知向日。鄖離子痛鱗介之易。我衣裳從龍淮左。我正值聖主英明

金甌無缺事不俱同死即死耳勿復言賊悍而重之不忍殺批片紙令亂箭射死蕭知縣漢郎袒胸以受寂無半鍼相加旋有票送吉祥寺僧寮至則羅列美饌小賊一人王之漢大罵不食求死轉急覓死且不可得偶于圓定覓剃刀藏之因取敝紙書楊椒山浩氣還太虛丹心炤千古不生未了事留作忠魂補又別錄夷齊死後君臣薄力爲君王固首陽兩言紙窮援筆起復拾土塊從壁畫鍾祥縣令蕭漢頋死此寺十字隨時對壁自刎血橫濺字時正月初五日也土

民貫機致誅就寺地瘞之
賊陷承天府改曰揚武州遣僞將王克生決顯陵求
寶僞知州張聯奎多備鍬鋤獻策求歡賊方舉事嶽
風雷大作晝晦聯奎見金甲將手持金瓜當頭一擊
即昏迷跌地口鼻流血一夜而死聯奎宜城諸生其
妻何氏固以貎都爲賊所執守節不從慷慨遇難者
也克生抓去不知所在衆賊驚散闖大懼遂不敢動
一云諸賊發陵忽大聲起山谷若雷震賊懼而止分
兵陷潛江京山諸縣

何氏守節而死聊奎娟賊而亦死一流芳一遺臭也然聊奎大損名節有負其妻當頭一擊快哉聞此知州官不如縣令男子不如婦人遠矣

附記二異

二異者何一墓中人一無頭人也賊陷楚豫諸省毎決陵求寶一日發陵得二美人蓋宮妃死葬而猶未死者美人復見天日喜甚既入室大笑而卒以久閉死室陰風土氣沁入肌骨腹飲體柔一遇風日陽氣即散也

流寇盛時鋤刈人民無虛日一人遠歸距家三十餘里天雨且暮投宿野邸旅主云舍後有屋兩間弟宿内恐驚若耳其人曰予生平無所畏獨畏汝弟耶及進門閉扣之不應門忽啟心怪之及入視啟戶人乃無首者其人大駭而仆旅主笑曰汝云不畏何乃爾乎因慰之曰勿畏也昔吾弟遇流寇斬首而去時麕鹿諸獸羣集將衆尸分噉遞及吾弟一神人止之曰勿食此人錄上無名倘有四年陽壽不應死羣獸散去弟因自撫其首已無矣喉間止一硬管而已昏

夜翅歸與子同臥談過賊事甚悉及旦子見弟無首大駭然竟不死飢則啾啾有聲用茶匙沃食管中飽則無聲矣又能織席亦異事也

昔唐崔廣宗爲張守珪所殺仍不死飢渴即畫地作字世情不替更生一男四五年後忽畫地云後日當死及期果卒

監在帑龍舒嘗言親戚遊蜀路經湖湲晚投一店忽見左側一人無首駭以爲鬼主人曰不須驚此人也往年因虎爆頭爪遂脫不死自此每所需

則以手畫曰以粥湯灌之故至今猶存耳

宋紹興二十五年忠翊郎刁端禮隨邵運使倅江西經嚴州淳安道上憇于潘姓家聞旁舍嘖嘖有聲窺之乃一無頭人織草屨運手甚疾刁大驚潘生曰此吾父也宣和庚子嘗遭賊亂斬首而死手足猶能動肌體皆溫不忍瘞後月餘傳斷處其後漸癒別生一竅欲飲食則啾啾然徐灌以粥湯故賴以活今三十六年翁已七十矣

無頭而活其說近誕恐世不之信故附載三事于

後乃知古今奇異何所不有

李自成屠黃陂

癸未正月十日乙巳號陷雲夢十一日丙午陷孝感十二日丁未李自成羅汝才至黃陂知縣懷印走賊設偽令黃陂士民殺偽官賊怒反兵屠之東城垣爲平地十三日戊申陷景陵賊別將陷德安自成馳檄黃州指斥秦與偽托仁義以誘遠近偽示有三年免征一民不殺之語愚民皆感之李巖復私作民謠令黨誦之云穿他娘喫他娘開了大門迎闖王闖王來

時不納糧以故所至風靡黃州守將棄城東下掠江上客舟大掠江南北方國安論將屯漢口

左良玉避自成

正月李自成大遂福成賜左良玉率衆二十萬自金沙堵下九江遂至蕪湖良玉既避賊東下沿江縱掠降將叛兵所在蜂擁俱冒左兵攻剽南都大震留守諸軍盡列沿江兩岸不問為兵為賊皆擊之良玉列狀上兵部自白兵稍戢羣賊如敌

三月傳制襄城失守明臣具在左良玉憫其久勞行

間貢令圖功自贖方國安陳可立革職充爲事官殺賊

馬世奇入對

癸未李自成張獻忠益熾上不時召對羣臣馬世奇對曰今闖獻並負滔天之逆而治獻易治闖難蓋獻人之所畏闖人之所附非附闖也苦兵也一苦于楊嗣昌之兵而人不得守其城壘再苦于宋一鶴之兵而人不得有其室家三苦于左良玉之兵而人之居者行者俱不得安保其身命矣賊知人心之所苦特

僧勸兵安民爲辭一時愚民被欺望風投降而賊又爲散財賑貧發粟賑飢以結其志遂至視賊如歸人忘忠義其實賊何能破各州縣各州縣自甘心從賊耳故目前勝着須從收拾人心始收拾人心自從督撫鎮將約束部伍令兵不虐民民不苦兵始

上載李自成馳檄諭民及左兵擾民等事收皆錄此

徐標入對

癸未五月召巡撫保定右都御史徐標入對標曰臣

自淮江來數千里見城郭盡爲一空即有完城僅餘四壁蓬蒿滿路雞犬無聲曾不見一耕者土地人民如今有幾皇上亦何以致治平上欷歔泣下標又曰天下以邊疆爲門戶門戶固則堂奧安其要致備內治重守令守令賢則政簡刑清而盜自息復上言屯田及車戰諸策上皆嘉之標受事不久而數數召見蓋因念飢民欲得其詳也

是月給事中吳甘來上言諸撫臣借名護餉實皆棄城而走勅諭各餉并逮王永祚等棄城之罪上皆不

同

李貞罵賊

二月初六日庚午李自成遣賊攻麻城城空無人十九日癸未自成攻陜縣知縣李貞率士民堅守賊一鼓而拔縱兵大殺李貞厲聲叱曰驅百姓死守者知縣耳奚殺何為罵賊不已自成怒褫其衣倒懸于樹貞大呼曰高皇帝有靈我必訴上帝以殺賊賊斷其舌剮之母喬氏及妻俱死

李自成詔常德

二月湖廣土寇陷澧州常德又陷武岡州殺岷王時湖廣諸蠻猺俱何隙土寇勾引攻掠盡歸于自成三月澧州土賊勾自成陷常德常德富强甲湖廣積粟支十年官吏遇賊皆犇士民無固志遂陷自是辰岳諸府相繼告陷而雲貴路梗矣

李自成襲殺左革

癸未二月初十日自成襲殺革裡眼及左金王并其衆時羣賊俱歸自成聽其約束惟左革二賊恃其衆不相下自成因置酒宴之殺之于席上革裡眼名賀

一龍

李自成殺羅汝才

三月自成屯襄陽命羅汝才攻鄖陽久不不多死汝才所部怨自成初汝才聞顛蹶之異以天命未改潛謀歸順欲殺自成獻功尋以卯馬牙營起自成兵至是四月自成數十騎突入汝才營汝才臥未起入帳中斬其頭汝才一軍皆譁自成以大隊兵脅之七月乃定併其衆汝才陝西延安人多智而狡賊中號爲曹操初隸高迎祥後合獻忠又合自成折節下之自

成兵長于攻汝才兵長于戰相倚爲用每破城自成

取六汝才取四羣賊推自成爲奉天倡義大元帥號

汝才爲代天撫民德威大將軍汝才嗜聲色所至郡

邑輒擇子女之美者後房數百女樂數部珍食山積

酣燕歌舞自成每唾之曰酒色之徒也以山東人元

珪爲謀主所事取決焉自成并殺珪汝才所部多

散亡部將楊承祖素號勇鷙率衆盡走鄖陽投守臣徐

起元起元守鄖數年處强敵之間竟保殘疆無恙藉

羅兵力也猶在澧聞變自成調其兵回襄不從再有

自成復攻袁時中殺之不言皆遂滅

他書載三月十一日甲辰自成殺汝才而史畧與

編年則載四月丙子謂自成三月初十殺君革明

日復殺汝才恐未必如此之速也

李自成僭號設官

癸未四月自成旣廣收部曲羣賊俱奉號令遂據襄陽號曰襄京其餘所掠郡縣俱改易名號初自成流刼秦晉楚豫攻剽半天下然志樂狗盜所至焚蕩屠夷旣而連陷荆襄鄖郢席卷河南有衆百萬始思據

有城邑擅名號矣修襄王宫殿設官分職自稱倡善大元帥爲一品權將軍二品制將軍三品果毅四品威武五品都將軍七品掌旅八品部總九品哨總所授將帥田見秀劉宗敏賀錦張鼐黨守素辛思忠谷可成李友任繼忠吳光義劉芳亮劉希堯李過自成兄侄等兵共二百三十餘隊總計馬步兵六百餘萬每隊立一標旂行營望之而走標營用白旗纛皆用黑各右前後分用黑白紅黄色而纛隨之自壬午年夏破荆初及防禦使府尹州牧縣尹至癸未正月欽天監

博上楊永裕投自成更設六政府侍郎郎中從事諸官屬侍郎則喻上猷蕭應坤楊承裕郎中徐丘王家雅鄧巖忠從事顧君恩郭附龍傅朝升防禦則孟長庚陳君聘之綱吳大鵬黃闕金有章府尹則張虞機姚允錫牛佺劉徵鄧璉劉茂先又使任光榮守荆關養成守夷陵王文耀守澧白旺守安陸蕭云林守荆門謝世龍守漢州為世太守景陵高一切守信陽周鳳梧守禹州兵鋒所至人心皇皇皆棄城奔走大江南北人無固志

自成封崇王爲襄陽伯邵陵保甯肅甯諸王偵叅賊
改封伯諭上狀蕩剌荊州紳士自成下檄徵之江諸
舉人陳萬策李開先在所薦中僞檄下萬策自經開
先觸階死楊承裕勸進牛金星不可乃止

鄖陽古劍

癸未二月初七日庚午鄖陽府天馬山崩出古劍一
口上書云包家大奴兒弓神機妙火震浮空馬隔門
丙木子死羅掛灘頭僞滿山九九數盡取出青鋒洪
武二十二年青出則基造四月初六行部司地平板

下帑出火藥四十六簍鉛子六簍土書包都司制以
武壓賊殆無虛發按劉青田卒于洪武八年今古劍
之說不知何據據是月十一日羅汝才即被殺尋自
成犯鄖敗去則馬陷句似應李闖羅掛句似應羅汝
才再擬也

高斗樞守鄖陽

鄖陽隣界秦蜀左右荆襄楚之極孤危地也自鄖撫
南奔城日夜耽耽環攻之者動經旬月賴荊南道高
斗樞竭力守禦四月初旬賊數萬至城下四面皆築

首羣爲出困計我兵盡毀其壘又銃炮傷斃萬餘賊
乃遁去以次漸復均州數城等州縣又傳檄四方諭
以賊必可滅好義士民多有應之者

李自成陷保康

四月丁酉自成陷保康知縣石維壇死之保康縣屬
鄖陽辛丑自成遣偽將之禹州禹州守將先期具禮
迎賊賊設偽官之任廿一日甲申下詔厲將士討賊
告諭天下

是月初一甲子起有癸酉無丁酉有丁丑無辛丑

再攷

顧君恩議取關中

癸未五月李自成在襄陽所造宮殿皆傾塌遂移屯鄧州益兵攻鄖陽為官軍所敗復退屯襄陽與羣賊議所向牛金星請先取河北直擣京師楊承裕欲先據留都斷漕運獨顧君恩曰否否先據留京勢居下流難濟大事其策失之緩直擣京師萬一不勝退無所歸其策失之急不如先取關中為元帥桑梓之邦建國立業然後旁畧三邊攻取山西後向京師進退

有餘方為全策自成從其計遂拘鐵工晝夜造鐵鈎釘各萬餘謀入滇闖越踰山險先是自成好掠牛全羣勸以不殺遂嚴戢其下民間稍安堵輒相誑惑無有固志六月自成大造舟艦于荊襄

顧君恩拔貢爲僞吏政府選郎後自成入秦取趙破京師俱如君恩計亦賊之有才智者

張獻忠欲入蜀先于巢湖習水師李自成謀取秦併于荊襄造舟艦俱欲止南兵不上且使緊蜀不攻也二賊聲東擊西詭計畧同

孫傳廷攻拔唐縣

癸未正月諭孫傳廷作速剿寇六月十五丁丑立賞格購李自成萬金爵通侯購張獻忠五千金官極品世襲錦衣指揮餘各有差進孫傳廷兵部尚書總制勦賊軍務仍總制三邊錫總師七省之印九月八日己亥傳廷次汝州偽都督李養純率所部降知賊弁兵守寶豐傳廷遂攻寶豐十一日壬寅自成來援白廣恩高傑等戰却之傳廷曰寶豐不剋下而賊救大至則腹背受敵矣親督諸軍悉力攻拔之析偽州學

陳可新等數十騎遂以大兵搗唐縣時賊家口盡在唐縣賊發精騎來援官軍已入城盡殺賊家口賊營痛哭誓殺官兵

官兵禦賊以來有三快事一擒高迎祥一射自成目三殺賊家口三者傳廷實居其二後雖有潼關之敗然兩大功不可沒也但養純之降實為通賊張本古云受降如受敵奈何輕信以致敗邪

孫傳廷逐李自成

孫傳廷既拔唐縣壬寅自朱仙鎮而南大雨六日糧

軍日行三十里士馬俱飢或勸旋師就運傳廷曰軍已行卽還亦飢郟破一縣就食耳十三日甲辰復郟縣縣俱窮民集騾羊一百餘頭刻食盡自成將步騎萬餘逆戰官兵前鋒擊斷自成坐纛進逐之自成奔襄陽

此戰差強人意

孫傳廷汝州大敗

癸未九月大雨連旬孫傳廷軍乏食二十一日壬子兵譁于汝州降盜陰通自成二十二日癸丑自成率

祠騎大至官軍接賊陷賊伏中賊乘之官軍大敗自
成驅大隊疾追一日馳走四百里官軍死亡四萬餘
人喪其軍資數萬傳廷故將家子然不知兵好大言
九邊精銳悉隸麾下又據潼關之險自成欲誘致之
每戰輒選精銳驅難民當前因是多所斬獲傳廷意
益驕屢疏奏捷且上言有自賊中逃回者言賊聞臣
名皆驚潰臣誓蕩清澄豫不以一賊遺君父上信之
因召對羣臣出傳廷疏示衆兵部侍郎張鳳翔獨言
賊衆狡多詐匿示弱不可信且傳廷所統皆貴將勁兵

不如爲陛下留此家當上自擒之羣臣類上章爭諫
命傳廷進勦至是果敗乃削傳廷職充爲事官扼于
潼關加白廣恩陝西總兵官提兵援勦進士程源疏
言獻大寇必圖大舉合數十萬之衆入兩而犄攻之
誰應援誰贊實誰牽制誰批脫着着照應使之疲于
奔命救援不暇然後可一戰而擒乞勅傳廷憑關固
守勿事浪戰書奏不省

大雨乏食天時人事可知然聞岳家軍猝遇敵不
動故撼之甚難未有一日走數百里者即自成敗

于疾追亦孰知官軍無紀律耳不然彼獨不畏陷于伏乎是秋馬世奇王武闕策畧云彼之情形在我如濃霧而我之情形在彼如列炬此之謂也雖然之食軍謀先自敗矣豈必待盜之通賊矣哉

前所載官兵敗賊或斬首數十或數百至于餘而止矣即追逐亦不過數十里已耳夫以數萬及數十萬之賊而僅斬其千百亦何關勝負況未必殺賊精銳或以良民冒功乎玆之一敗則驍走四百里死亡四萬餘何多寡遠近相去若是軍形賊勢

强弱勝負于是乎見矣

李自成入潼關

十月二日壬戌一隻虎陷閿鄉即自成侄李過也欵走至潼關獲督師大藏初六日丙寅以孫維守關者乘間突入惟關官軍大潰一云孫傳廷率兵十六萬與賊大戰于潼關賊將戰宗敏用誘兵計將良民居前佯輸斂陣傳廷遂輕之十月初六月開關延敵賊伏精銳關前驍將賀錦辛思宗谷可成劉希堯任繼榮十餘人侯傳廷追入伏中砲發伏兵四起圍困又

先以五千賊詐降至時內外夾攻我兵大潰傳廷單騎走賊遂入潼關覓抵西安西安不守時盍十月十一日也十五日自成即王位既定西安即發兵十萬金銀五十餘車往甘肅延綏臨洮等處

自成西行陷華陰傳廷及白廣恩退屯渭南自成合衆數十萬陷渭南屠之傳廷死于陣渭南知縣楊暄被執不屈死自成陷華州初八戊辰陷商州商雒巡道黃世清死之自成屠商州二十四日乙酉陷臨潼巡撫馮師孔不屈死之西安陷按察使黃絅自盡指

揮崔爾遠投井死秦府長史章世炯自縊死紳士死
者甚衆原任山東巡按御史王道純都司吏邱從周
等俱罵賊死參政田時震不受偽職死解元席增光
宗室舉人朱誼泉俱投井死原任磁州巡道祝萬齡
深衣大帶至關中書院斯道中天閣下哭拜宣聖從
容自經死僉事王徵七日不食死餘吏民皆相率降
于賊

初自成席捲楚豫雖有大志然地四通皆戰場所得
郡縣官吏旋復之至是入秦境百二山河遂不可制

居秦王府僞授秦王存樞權將軍世子妃劉氏曰國破家亡願求一死自成遣歸外家秦藩擁貲百萬富甲天下賊之犯秦也戸部尚書倪元璐奏曰天下諸藩無如秦晉之險用武國也宜諭兩藩能任殺賊不妨假以大將之權如不知兵宜悉輸所有與其齎盜何如犒軍賊平之後益封兩藩各一子如親王亦足以報之書上不報至西安陷秦藩府庫盡爲賊所有自成分徇諸縣蒲城知縣朱一統抱印投井死自成改西安爲長安府榜掠巨室助餉十一月考校州縣

生員一等與六政府屬二等州縣三等佐貳

孫傳廷夫婦死難　附喬元桂等

孫傳廷號白谷代州人長身偉爽才武絕人能左右射中萬歷己未進士授永城知縣調商邱有能名用子爲例考官行取吏部主事歷封功勲選四司員外部中爲順天府丞以避才權右僉都御史巡撫陜西癸未加兵部尚書賜尚方劒總制各省督師剿寇會天霪雨糧糗不繼師大潰潼關陷公獨身橫刀衝賊平以殁從騎與鼓不能得其屍公之出也自念必死

顧語張夫人夫人曰丈夫報國耳無憂我西安破卒
二女六妾沈于井揮其八歲兒以去兒踰牆避賊墜
民舍中有老翁者善衣食之二年公長子世瑞重趼
入秦得夫人尸貌如生老翁歸以弟相扶還見者泣
下盡公素有德秦人云標下監軍道副使喬元柱同
日死之元柱定襄人也同里進士馮訥生作潼關行
紀其事云是時潼關既破三秦頓失西安知府簡仁
瑞四川舉人被擒不屈罵賊最烈賊揮爲數截死都
司僉辦邱從周攝道馬賊賊擒之罵愈厲剜其眼罵

如故割其舌去其齒寸磔之罵如紀秦府左長史章尚絅收印井中赴秦府端禮門外再拜自經死

傳廷死事本末得之梅邨吳偉業　前載章世絅此載章尚絅意尚絅爲是

吳從義赴井

吳從義字裕强浙之山陰人會夢長者撫其背曰歲寒松栢其在斯乎余字而歲青疾遂更焉崇禎十二年巳卯舉順天鄉試十三年進士選長安令秦地兵蓄存至千緡不能得升粟公設法賑貸秦民賴之以

生延議以寇盜充斥裁縣簡設練總募邑中丁壯訓之公躬自訓練與標兵夾攻南山寇獲其渠子午會張諸鎮乃安時李自成踞關孫楚秦與壤接詔督師孫傳廷移鎮西安以衛秦而援豫兵十餘萬俱集長安刀槽草豆戰車戈矛之屬俱出民間公憫焉除宗紳衿士應免外餘加寄在各田畝行編派而民少甦居平食鹽不逾二歛不至辟冬發貢焉必儆方更癸未春舉卓異冬十月孫傳廷喪師郟陽潼關不守長○安勢如累卵公佐撫軍嚴守分派南門十餘月而

賊至十一日東門陷撫軍馮師孔死之㬎扶公印東嚴北關神廟易冠服從容望闕叩首赴井中死鄉士民聞之號呼震天如失父母即賊亦爲歎息嗟嘆事聞贈山西按察司僉事廕一子

黃綱一門盡節

黃綱字季侯河南光州人與兄千未進士袞並擅樹鄉之譽中天啟壬戌進士初授南宮知縣五年考最擢兵部主事出爲紹興知府旋丁艱歸會賊寇光州公廬墓入山僅以身免長子諸生鑛卹率家僮巷戰

馬賊致殺妹亦遇害丁丑陞公臨鞏兵備副使甚督
撫合勦之賊大敗賊于洮淇承疇奇其功特疏題薦
孛轉洮岷參政壬午陞按察使及癸未自成大舉破
潼關公赴井死之夫人王氏同殉巡按御史金毓峒
監軍御史霍達聞于朝上以忠烈可嘉下部鄧于送
優議卹贈太常寺正卿廕子恂入監讀書

焦源溥爲賊

焦源溥字逸源號涵一陝西三原人少穎悟絕倫稍
長研理學尚節義最慕漢之武侯唐之鄴侯胥相并

凡萬歷三十七年己酉舉于鄉四十一年癸丑成進
士初受沙河知縣尋調猾縣庚申以卓異薦擢四川
道御史官舍蕭然如禪室或諷公何太儉公曰不聞
長齋御史乎凡在西臺封事數上熹廟登極盈廷聚
訟三案事公危言正論之朝側目甲子巡按直保以
忤要人意例轉河南憲副備兵歷鳳未幾移疾歸已
已起補山西庚午遷參政所至愛民如子不敢屬吏
寸絲尺縷甲戌以才望特擢爲都察院副都御史巡
撫大同[illegible]蒞任策責實修馬政築城堡謹斥堠愼擇

將領以忠勇勸爲上所取慨然者曰猶之相馬不舉

屁也亡何中書語歸癸未冬自成入西安脅諸邑縉紳授僞職仍以總督官銜延公曾之去見自成公罵曰爾爲賊吾恨不手刃爾乃欲誘我耶吾朝廷大臣有死無二幸速見殺賊閉之室中三日罵益厲公美鬚髯皆上指目眥盡裂賊稍近公舉手擊之將殺公公罵不絕聲賊拔其舌支解死時十二月十九日也

按臣霍達爲請卹于朝

公從兄源淸號湛一萬歷丁未進士除戶部江西司

主事歷員外郎中廣平知府山西山東副使四川參
政山東按察使山西左布政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巡撫宣府罷官里居年七十始舉一子賊入境不屈
自經二公皆以清品聞而源溥尤尚氣節爲臺中好
直言諫草傳天下

南企仲罵賊 刻南師仲

南企仲號炫蒲渭南人萬歷庚辰進士仕至南京吏
部尚書年九十矣陷賊大罵不屈不食兩月死其子
禮部主事南居業號家蔚萬歷甲辰進士亦以不屈

見殺

焦公以兄弟死難南公以父子殉節其地同其貫同而其時與烈又同誌于青史美哉

中部知縣朱新達

十月李自成既破西安遂掠鄜延中部知縣朱新達知城卜不支先令妻妾自縊一妾少尚未配令新達遣之去妾不可垂泣甘縊然後新達自縊死

史畧一刻華棨野乘又刻朱新錄事同而名各異須再攷之甲申正月二十日監軍僉事[illegible][illegible]恭中

殉難諸臣有失新建妻殺則未爲是

余應桂總督陝西

癸未十月二十九日庚寅上始聞潼關失守以兵部侍郎余應桂總督陝西三邊收拾殘兵相機勦寇應桂聞命欲泣陛辭曰不益兵餉雖去何益上默然賜帑金五萬給軍應桂遷延河上不進時朝議以應桂爲總督而命御史霍達監其軍達秦人也夙負才畧習知地利土著故用之十一月初三日上召對諭以有眞則然後有眞撫有好將自有好兵有好有司自

有好百姓在爾實心爲之命速速前去料理達痛哭敷陳言西安若在臣不惜死以報皇上北至則僞官充斥赴任無地

李自成祭墓

十一月自成大會羣賊戎馬萬匹旌旗數十里於米脂祭墓以兵百騎拔行鳳翔守將誘而殲之自成怒攻鳳翔陷之屠其城

榆林諸將殉義

十一月十二日壬寅李自成發金數萬招榆林諸將

以大冠繼之備兵副使都任原任總兵王世顯侯拱極光世威惠顯等斂各堡精銳入鎮城大集將士問之日若等守乎降乎各言効死無二推世威爲長主號令繕甲兵自成遣僞官說三日不聽自成怒十五日乙巳賊四面環攻城士强弩叠射賊死尸山積更發大砲擊之賊稍郤十六日丙午賊攻甯夏鎮兵逆戰三勝之殺賊精銳數十自成歸西安益發兵攻甯夏陷楡林守道都祁台門自縊原任總兵尤世威舉家百口付之烈焰以渾刀突戰死街心原任總兵侯

世祿侯洪極王學書王世釗王世國李昌期原任副
將翟文常懷德李登龍張發楊明原任游擊孫貴龍
蕃光原任守備白愼衡全家殺現任游擊傅德厚愚
潘國臣李國奇晏維新陳一典劉芳聲劉廷烈文侯
國現任守備尤勉惠衞賀天霄揚以偉掌印指揮李
文焜皆不屈死時諸將各率所部巷戰殺賊千計賊
大至殺傷殆盡無一降者閤城婦女俱自盡諸將死
事者數百人而鄉紳死難則有若封副都御史朱曾
德等榆林為天下勁兵處頻年餉絀軍士飢困而辦

義殉城盡不少挫榆林既屠賊搗寧夏寧夏官兵迎降三邊俱沒賊無後顧遂長驅而東矣假是時中樞稍知兵當賊困榆關急調齊師爲犄角可分戰賊氣乃一籌莫展束手待斃可謂國有人乎

秦地擁山河百二讀無衣小戎之什猶想見慷慨激烈之槩生斯地與官斯土者被其風氣大節者甚雖謂與華峯比高涇水比潔可也嗚呼壯哉

文臣讀書明理而朝廷復優待之其殉節宜矣至于武將何知且文臣平日覗同走狗宜非降則遁

耳乃不爲賊誘可爲異矣至無一人降者則又異甚尤可異者婦人女子亦知賊至不過披掠已耳非甚不獲已未有甘心引決者竟至闔城自盡其貞風勁節眞古今所未聞也

榆綏地臨河套朔北緊關甯夏邊陲要路負山阻河二衛既失賊遂由秦越晉勢如破竹矣

李自成屠慶陽

自成既破榆林遂攻慶陽府城中堅守四日力不支城陷守道段復興知府董琬推官薪居聖鄉紳太常

少卿麻禧皆死之居聖字淑孔長垣人進士城破自列自成居慶陽執韓王大張偽榜移檄河南郎縣俄還兵西安此十月事

鄧大妙賦詩

鄧大妙故甯河武順王之裔三水文翔鳳太青之繼室也崇禎初年太青以太僕少卿家居武恭人歿謀續娶家園有並頭蓮之瑞作嘉蓮詩七言今體四百餘首鄧之父才其女而告之曰此眞可以諧汝奈太青喜遂委禽焉旣歸于文春然佳月奉太夫人版輿

出遊登卓中古夫婦唱酬筆墨飛動爭光闘捷太青
有二出西鄰記讀者善之甲戌太青得風疾至壬午
春不起鄧爲文以祭敘致詳悉關中文士爭傳寫之
癸未冬賜陝藩鄧以才甚爲寇盜所知淪于闖逆
予秦流離于幽冀郵牆旅壁潑墨留題嘗賦秋思一
絕云蒹葭一望碧連山襲襲輕風拂翠鬟秋色亦知
亡國恨都教落葉盡成斑
之三秦一失不獨忠臣義士抱天墜之憂即婦人女
予亦懷亡國之恨故附記鄧太妙一事

李自成陷平陽

十二月初五日自成發兵入漢中傷反兵至韓城渡河二十日庚辰陷平陽吏民皆降蒲州鎮將高杰聞自成渡河于是退兵澤州沿途大掠自成殺西河王等三百人山西郡縣聞賊至望風迎款

李自成陷甘州

十二月自成遣賊陷甘州甘肅巡撫李日瑞總兵郭大吉同知藍臺等並死之西寧衛伺堅守不下至明年甲申二月誅降殺偽官賀錦等

張獻忠屠蘄州

時李自成陷承天據襄陽所在棄城走獻忠因得乘機攻取先是壬午六月破黃安十二月破黃梅至是癸未正月張獻忠襲陷蘄州次日令縉紳孝廉文學悉冠帶自東門入由西門出盡殺之遂屠蘄州留婦女毀城稍不力卽殺之蘄州與黃安黃梅二縣俱屬黃州府。

張獻忠屠蘄水

癸未二月鄉官周之任勾引張獻忠初四丁酉獻忠

遂陷蘄水屠其城道臣許文政被執不屈殺于麻城邑有饒官獻忠未至時蘄水官府謀集鄉兵守禦饒官不從謂鄉兵徒擾民耳賊勢孔亟宜兵請于各官每官養兵三名饒官曰我窮官不能養也既而城破獻忠集城中商民士宦于教場而盡殺之後及于饒饒夫婦跪請曰願出金二十萬免死獻忠括其家得三十萬卒殺之

野乘云督糧道叅政許文岐為賊所執求死不得曾見從賊衆多繫黃麻密告以忠義暗約從中擊賊以

柳圈爲號遺爲逆衿王固懼泄其事遂被害臨刑歎曰吾所以旦夕不死者正爲此耳今旣無成天也含笑而卒

王固懷附賊以殺忠臣眞衿中禽獸也至饒官以三十萬貲而不肯齎三兵其愚鄙可恨獻忠殺之快矣但百姓亦何罪哉

張獻忠陷黃州

癸未二月丙寅張獻忠疾馳至黃州乘大霧攻城黎明城陷副使樊維城罵賊洞胸死維城固孝介公之

任而玉衡之子也貢生馮異路力學著書精禪理徵辟不就獻忠慕其名縛起之異路不屈而死其門生諸生汪陞延亦死諸生易爲瑚父道邁名重海內前已卯玆子爲趙爲賊死至是爲瑚亦死之獻忠據府自稱西王黃陂鄉宦歐陽玖迎降詩陷羅田

樊維城號紫荃黃岡人父玉衡爲給諫以建言國本遣戍公中萬歷已未進士授海鹽知縣歷遷至福建副使崇禎癸未張獻忠破黃岡公被執大罵不屈死之

易道暹字曦侯湖廣黃岡人爲諸生以文章侠烈名海内傳涉章書賊逼黃岡長子爲瑚請避而公所著四書易傳詩經諸書卷帙浩繁又所購求四方瑰文秘冊多年汗牛不忍舍去因貽書友曰不聞天下亂亡道自者書卒不去俄而賊益近爲瑚奉母走青峯巖公亦令僕剛奴擔書偕幼子爲璉他徙未及里許遇賊賊問何人公紿以遠方書賈賊云汝易曦侯何欺我公曰汝既知我幸聽一言村中財物足飽汝腹幸無殺人焚舍賊怒曰汝不畏死尙爲鄉人言耶汝

偏遊熟道思青從我共享富貴否則立死公亦罵曰死賊汝爲中國百姓一旦爲賊殺人無算覆載不容天兵回合生磔汝肉何富貴之有賊益怒遣騎縛公于毀家店殺之爲璉府日遇害省學水佳允祀公父子鄉賢祠。

黄州異僧

異僧黄州人平日專念阿彌陀佛晝夜不徹隨其所見皆稱阿彌陀佛如見張姓者則曰張阿彌陀佛見李姓者則曰李阿彌陀佛路上見雞則曰尖嘴阿彌

陀佛山中見虎則曰大嘶阿彌陀佛。見人吹笛則曰長阿彌陀佛。見人打鼓則曰響阿彌陀佛。見其所見無非阿彌陀佛者。癸未總兵黃鼎守黃州府城師于途中大聲念佛。衝黃鼎追軍士執之登城適獻忠攻黃州師亦留城上夜間念佛頻呼軍士醒睡軍士恨之縛而投之城下。未幾復在城上念佛如故。如此者再。每東城下則西城上。西城下則東城上。中軍官白于總戎。始禮重焉

山中獵人得一大虎。師問募之放生。獵人云汝償我

十人金便可放虎師止得四金與之獵戶云汝能執虎耳三匝而虎不食汝則與汝虎師遂授訣隨執虎耳三匝乃縱虎逃去是夕虎遂皈依師師與虎同居黃麻山金剛洞中太監盧九德提兵過黃州至山中訪之欲見虎師語虎虎止示其首九德欲見全虎師復嘯虎出虎乃大吼躍出九德亦皈依焉

黃州大飢人相食師出城外飢民持刀叱師捨身充飢師解衣示衆云汝俟我念佛千聲汝即食我念佛至八百汝輩即扼我心吾尚能念完二百聲以足千

聲佛也念至三百聲衆不能待即欲推刃忽有兵馬從空中來飢民驚散而師已在城中矣

一日偶于街上見一雞師即念阿彌陀佛雞亦隨聲念佛

張獻忠入麻城

癸未四月張獻忠破麻城從賊大逆則劣生周文江居首文江為獻忠兵部尚書有原任錦衣衛遣戍劉僑托文江進二美妾併金銀器血玉杯古玩數萬金于獻忠獻忠用僑爲錦衣衛都督教諭蕭頒聖自殺

楚生某祝髮居吾邑康熙初過于蓮蓉庵予問楚事生云麻城鄉宦梅之翰萬歷間進士天啓時爲陽和總督蓋陽和堡属九邊大同地時張獻忠居麾下爲游擊之翰見其勇猛過人善待之及崇禎時之翰已物故獻忠引衆過其里居設祭而去秋不擾民至癸未四月麻城宦僕李人會聚衆叛主城中大亂合萬人據之不通出入鄉野亦起兵數萬圍困半月不克然鄉兵日益而城内之糧事且迫李人會大懼聞獻忠駐兵蕲州夜半遣人縋城下由間道請救時獻忠

步卒多降李自成麾下止有騎士七千人而已適欲出掠未定所趨聞麻城使者至大喜即刻期進兵鄉兵聞之各解圍走獻忠遂入麻城城中降者五萬七千人獻忠别立一軍號爲新營選勇士將之勢復大振已而獻忠去衆乃惎徙之五月破武昌皆此軍力也

是歲二月自成遣將陷麻城城中虚無人越兩月而獻忠入旹麻民刼數有不可逃者歟且賊勢稍衰每遇人助是天心猶未厭亂也

張獻忠屠武昌

癸未五月總兵方國安率兵扼蘄州武昌武備廢弛闖獻交窺江漢時議募兵守城而庫藏空虛楚王有積金百萬三司請貸王不許大學士賀逢聖家居倡義捐貲募兵適承天德安潰兵俱下楚王盡募之爲軍鋒以長史徐學顔領之號楚府兵獻忠沿江而上破漢陽臨江欲渡武昌大震議徹江上兵援城守衆將崔文榮曰守城不如守江守江不如守漢磨盤煤炭諸洲淺不過馬腹從之飛渡而嬰城坐困非策也

議者不從賊果從煤炭洲而渡直逼城下文榮禦之小有斬獲賊攻武勝門文榮率諸軍拒之多殺傷王戎楚府新募兵為內應開門迎賊文榮　馬持弓大呼殺賊賊攢刺之洞胸死賀逢聖與文榮俱守武勝門城陷歸衣冠北向再拜以巨舟載其家出墩子湖至中流鑿舟全家溺死逢聖屍沉百七十日不壞十一月始葬楚府長史徐學顏方督江夏縣與賊格鬬左臂斷右手仍持刀不仆為賊支解合門殉難二十餘人都司朱士鼎被執賊強以為總兵官士鼎戟手

大罵賊斷其左右手棄之江濱士卿縛草于背佯聾
畢乃死興皆留守沈壽崇及武昌通判李毓英我昌
知縣鄒逢吉嘉魚知縣王良鑑皆死楚宗多從賊者
獻忠執楚王盡取宮中積金百餘萬輦載數百車不
盡楚人以是咸　王之愚也獻忠以便輿籠王沈之
西湖湖水湧沸久之乃死賊亦異之王之先乃太祖
第六子洪武三年封至是始遭難其富可抑賊屠僇
士民數萬投屍于江尚餘數萬人縱之出城以鐵騎
圍而蹙之江中浮屍蔽江而下武昌魚幾不可食其

餘兵數百悉斷手足毀目劓無一全形者獻忠遂據武昌府僭稱武昌曰京城偽設六部五府鑄西王之寶開科取士殿試取三十人爲進士授郎縣官初李自成兵臨漢陽不克聞獻忠取之自成怒榜示遠近曰有能擒獻忠獻者賞千金及聞取武昌復遣人賀之曰老回回已降曹革左皆被殺行將及汝矣獻忠懼卑詞以答求彼此爲援多資金貲使于自成自成留其使獻忠恨之

遺聞載賊從鴨蛋洲渡武昌知縣鄒逢吉死之而

史畧則云從煤炭洲渡未知孰是

賀逢聖字克由號對揚武昌江夏人父亨陽晉心理學所著有思聰錄人模樣等書公爲諸生受知胥學鄒廸光而熊尚文尤奇公與熊廷弼並見賞或問二公優劣荅曰賀生夏瑚商璉熊生干將莫邪後其言竟不爽廷弼領解公不與廸光贈以五千金爲三年膏火計萬歷癸卯捷賢書屢上春官不第遷應城教諭丙辰登進士殿試第二人除編修壬戌分試得華允誠等公居鄉與廷弼頗不合後廷弼將被罪楚

科梓之煥滿朝薦以延孤寃疑公意有異同公曰詎
以小嫌介意遂援筆具草而已不可救矣會楊忠烈
劾忠賢忠賢切齒楚人猶慕公清望語之曰各省俱
建生祠惟貴鄉湖廣實無功德公曰此地方官事非
某所敢知璫默然遂借南畿主試之擀削公籍崇禎
初補南京祭酒丙子入內閣戊寅致任後二年再召
入與首輔劾緒不合尋告歸上召便殿宴餞公伏地
悲泣上亦惻然動容同官陳演大呼曰逆璫有罪不
可刑動天淚公掩涕起侍賜冠履坐蟒衣一襲遣官

礮返回籍時壬午歲也明年癸未賊破蘄州黃麻烽火連郢城武昌大震公以死守勸當事其門人大冶尹如翁心憂公特馳三百里徃謁挾一僧帽一袈裟微諷之公以見危授命對五月十九日獻忠攻武昌二日不下會報監軍楊王基陞鄖撫遂移營渡江兵勢單弱賊遂從漢陽門入城陷乃廿二日也公服御賜冠履蟒衣詣楚王府將奉王同死至則藩府為獻忠縛擄王已不知所在公遂見執乃曰我欲親見獻賊罵之而死衆不允見公乃北向五叩頭畢遂投繯

陽橋下而死夫人危氏子覲明皆死之仲子光明守
入分山墓聞難來奔又死之兩子媳一曾氏一陳氏
孫三人皆死一僕萱命相依七日竟死之合門就義
者二十餘人公既歿大吏招魂祭葬公入閱月而屍
出面目如生冠纓不絕諸生尹如翁歸大治城破被
執不屈而死其父孝廉珩傳學負氣節先避兵吳中
公死上感悼命禮官議卹會遭國變南京諡公文忠
江陰馮生云賊將盡殺城中男女逢聖誕之日汝
何不殺我免殺許多百姓賊不忍加害遣至獻忠

老營亦不忍殺遂詈曰速殺我一人其餘百姓無罪獻忠曰依汝言全了他屍罷蓋欲驅民入江耳

此與前傳小異

一云獻忠以武昌民衆不能頓殺開城驅之入江爇香三枝與衆刻期如香盡而猶在城內者盡殺民爭趨出蹂死萬計不能出者殺之凡驅民三十萬溺之于江江水盡赤浮屍千里予是時聞有流至鎮江者眞人間大冈賊也有自楚來者云獻忠將屠武昌時大雨如注雷聲轟烈獻忠馳馬呼曰

上天怒得緊了何不快殺遂如砍瓜截菜者然數
十萬衆不能逃殺乃砍城逼入江中獻忠每自云
我是黃巢後一人又云我比黃巢殺人更多其有
忍殘暴無復人理如此

時武昌一人平居好善城破躍入江中止見桑田
初不知水步行卅里至青山峽登岸抵家竟無恙
人咸異之即已亦不知其故至今猶在益力行善事

一云逢聖朝服投江死門生大冶尹加翁從之是
賀尹同死也而此云歸大冶云云似小異

前載賀公以巳舟載全家溺死是一門同日死也而野乘所載止云同日危夫人子觀朋之死餘先後不一似與史畧小異姑兼記之

先是崇禎五年襄陽地震武昌震而且陷及十五年壬午冬自成破襄陽至是獻忠又屠武昌俱不出一紀然則地道本靜而震動不已是失其常矣能無灾變乎

張獻忠大敗

癸未六月論平賊將軍左良玉專勦張獻忠毋老師

崇禎八月五日丙寅諸軍齊壓武昌而軍　獻忠出戰
大敗遂復漢陽沂諸屬縣
復漢陽李矣而不書乃書獻忠大敗者何著之也
書獻忠之敗過于復漢陽也

李乾德岳州三捷

癸未八月張獻忠陷咸寧蒲圻二一邑屬武昌府距岳
州二百里沅撫李乾德總兵孔希貴移屯岳州居民
他避令軍士詐為居民開門迎賊賊入城伏發賊盡
殲賊四賊割一耳貫前縱回以辱賊獻忠怒益兵進

攻乾德虛立營壘于道旁林中植旗幟伏大砲積薪其上賊以火攻之延燒積薪砲發斃賊數百賊益怒水陸並進乾德飾戰艦中流向賊營度矢石可及即止不進賊連弩射之乾德度賊矢罄旣盡水陸奮擊三戰三捷獻忠乃悉衆圍岳州百道俱攻八月五日力屈城陷乾德希貴走長沙八月初七日戊辰賊前鋒至湘陰湘陰民俱空城走獻忠欲北渡卜于洞庭湖神不吉三卜神終不許十九日庚辰獻忠歛舟湘濟數千艘將北渡忽大風起覆百餘溺死數千人

固復還岳州盡殺所掠婦女沒屍江中焚其舟火延四十里江水夜明如晝遂陸行向長沙

李乾德雖不殉難然三戰三捷功亦偉矣至于大風覆舟神之惡賊如此

蔡道憲續傳

公之先居于泉父維忠以功曾爲府幕生三子伯鍾殿仲道宜俱庠生公諱道憲字元白號江門崇禎癸酉年十七補弟子員卽登賢書丁丑成進士授湞南司李中途丁憂歸辛巳改李昆沙時堵允錫爲郡守

相助爲理壬午十月公有事于會堵以親行過公小
樓秉燭而語公謂堵曰子烏得去乎去是無星沙也
堵亦曰子速歸嗣死而後已吾子勉之自此兩人別
去十二月賊陷荆承癸未五月陷武昌七月陷岳州
一時名鎮重臣大帥劉李俱潰于長莫能自固有扇
鎮尹先民者以稱能守公紹以衛時民已大奔一城
內外皆糴衣游悍且掠且市又交武卒鬨相抖不和
賊朝渡夕潰尹降公督戰不支乃下馬釋戎服整衣
冠北面拜泣曰臣不職以死謝王尊爲賊所執賊脅

陪語曰我素知公公勿苦公怒罵賊縛公公益罵釋而又縛者三迺嫁降將尹欵語公公瞋目直視曰爾爲衛律耶朝廷何負爾而反奪縛挺尹胸而搏之賊數萬咸股栗公數賊罪又揚天朝威德大辱賊賊乃剮公公就剮罵不絕口賊皆流涕發喟曰南朝僅見李侍郎也十二月威陷衡永還忽拔衆渡江甲申正月王師乃恢復三月褚公復任肖像建祠後數郡諸司人而哭之先是壬午之春公促夫人侍太夫人歸私謂褚曰吾與子俱處燕在堂也亂至無月吾無死

所忍使慈母目見乎會題其壁曰許多上將薪誰徒
正在中流稱自悲公蓋自期有素矣生于萬歷乙卯
九月廿七卒于癸未八月廿六日得年二十有八配
謝氏子名知遠以甲申五月二十日虛葬公于長沙
府城南碧壘坡至葬者親兄道宜司葬者郡守堵允
錫及別駕周二南也

丁丑吾邑秦鏞北上遇蔡公于儀揚見丞徒步不
乘輿馬自閩至京師凡數千里皆陸行其足力强
提貢其世間學子所未有者是歲成進士

蔡道憲長沙罵賊

崇禎十五年冬賊襲荊州鎮臣率兵擁惠王走長沙明年癸未武昌陷巡撫亦率兵千人走長沙長沙亂推臣蔡道憲以一身料理支撐其間八月岳州陷鎮臣孔希貴亦率兵萬人走長沙郡中惟攝道憲與鎮臣尹先民誓衆固守躬自持釜飯出粟餉兵與希貴相犄角八月二十三日甲申獻忠至城下希貴先走李乾德奉吉王惠王走衡州尹兵大潰賊至城下呼推官日吾軍中皆知公名可速降毋自苦道憲彊督

尉之獻忠怒攻三日夜而城陷二十五日丙戌出徇貴先民俱降于賊道憲被執百計誘降不屈置小樓中凡念有四日令降將尹先民說之卒不聽罵不絕口賊大怒寸磔之道憲從容受戮長嘯一聲風雨驟至頭臚已斷兩瞳子尙炯炯不瞑賊亦驚愕時爲十一月道憲年纔二十九去光朗贈太僕卿諡忠烈先是道憲蒞長沙之明日夢李芾來與之及殉難與李芾合祀名其祠曰二忠

蔡道憲號江門福建泉州晉江人崇禎丁丑進士授

長沙府推官時猷賊猖獗公乃作書告兄曰弟老矣兄好事之弟與此城俱存亡耳爲官時有詩云湘中司理濕青衫半日齋居十日嚴聞者悲之公被執時有健卒林國俊等九人追侍道嚮不去賊勸道嚮降國俊曰如吾主可降亦去矣不至今日賊云爾不降亦死國俊曰若我輩願生亦去矣不至今日賊遂并殺之內有四卒奮然自願且延旦夕葬主骸而後死賊義而許之于是四卒解衣裹骸葬于南郭葬畢自經

興道忠同死者郴府周二南舉人馮一第一第字楨
公長沙人天啟丁卯舉人以時名湖南城破楨公走
湘鄉將乞師酉陽以圖賊賊偽守聞遣人執其母兄
求之楨公不孫其母兄乃出至長沙就縛將殺之一
老僧伏地哭請免楨公乃斷兩手置營中一夕之死湘
鄉人果逐其偽令出湘潭與賊戰不利而聞大軍自
醴陵來賊乃棄長沙走其母兄竟得免云

謝良琦號獻菴粵西孝廉歷仕有賢名盛搏雅君
子也其記江門死在十一月除小樓二十四日外

又何遂隔也謝曰知先生事者益鮮敢急爲表出之且係以詩曰大厦原非一木撐孤㭗空自哭先生狼煙已誓忠臣死魚素先申孝子情柴市從容天地淚常山刀鋸古今名不知三載官衙夢冥漠猶能鑒至誠則謝公之考江門必確矣

按李芾宋臣知潭州除夕元兵破城合門殉難謚忠節謝詩末句蓋指夢芾而言

按酉陽城乃辰州府城也辰州有大酉山在府城西北道書第二十六洞天上有龍[illegible]

有小酉山石穴中嘗有藏書千卷相傳避秦人隱此世稱二酉是也

人世最重莫如身命士大夫所以殉難者亦以節不可失名不可敗故不得已舍此而取彼也君林國俟等澂然一卒耳何關名節乃能視死如歸非烈丈夫能如是乎勿謂行伍中無人也

史可敬叛降獻忠

史可敬長沙人由進士擢給事中丁艱在家豪橫鄉里學人仇之毀其室可敬思欲報仇遂降獻忠[illegible]

援以都憲續守常德地方可徵忿意殺戮常德人愛恭壽者莫不切齒獻忠既去士人即縛以獻軍門并搜獲其手書皆教獻忠定計取辰沅靖等處事也其稱獻忠動曰陛下曰新朝曰聖主皆見之于箋表偏撫于解至日笞七十下靖州獄獄內凡五人皆偽官可嘅其二也

趙某歸獻忠

趙某長沙人膂力絕倫能倒曳兩水牛走崇禎時中武進士當北上中途遇響馬斬殺數人乃免及歸知

盜甚盛恐爲所害遂隱居不出至是獻忠犯長沙其兵分數十人各爲隊伍四出刼掠忽遇趙某被撲而走歸營不敢言已而復益百人馳至趙怒曰前僅笞汝以警若輩今將殺汝等矣舉刀相向賊懼其勇各駭而退還白獻忠獻忠問安在諸卒告之獻知爲將材可用遣騎士厚幣往迎趙度賊去必糾衆復至整甲礪刃以俟忽見旌旂蔽道車騎如雲鼓吹引前武夫擁後金幣列庭遜辭敬聘趙以事出非望大喜遂歸獻忠時麾下勇猛數人悉爲義子賜姓稱王若序

後先則趙應列未位而趙自負所長欲較武藝之夏劣以趙爵秩之崇卑孫可望間之朗出願與相較獻忠恐傷其一使徒手搏戰于是兩人乘馬東西分立彼此顧盼不敢遽交久之金鼓一震兩馬相對突前趙度可望必舉手相交不意可望馳至竟不舉手並轡相挨而過猝以肩臂同趙一推趙不及備即嗒然以力大兩足夾于鞍上身即于馬腹下倒穿而過仍躍馬上竟不及地其矯捷如此獻忠見之謂可望雖勇然可謂鬪智而非角力使再試之二人馳馬如前

趙俟其至將可望懷中一握而擧爾足遂擲馬即空

殘飛去諸軍喝采獻忠亦大加歎賞遂以趙爲二王

可望爲三王李定國爲四王將士稱趙二千歲孫三

千歲李四千歲後[illegible]欲入川慮軍士多携婦人道

險難行密與諸將議殺妻妾以令三軍咸有難色獨

趙先殺妻子獻忠大悦入川久之獻忠忽發狂疾召

趙至前覘之趙曰小臣無罪何見責如此獻忠使左

右四人畫趙背爲棋枰趙乃死諸生以下皆驚疑欲

散獻忠知事不諧遂傳位可望可望密椎獻忠而纏

其兵權云

以趙某之雄武使將相舉而用之足以保障郡邑竟投置以資獻忠是如虎添翼也然驍勇如趙某不爲國家建功以垂千古乃甘爲獻忠用復殺妻子以求媚其不得死也宜哉

朱國梃常德罵賊

朱國梃雲南臨安府人天啟元年辛酉舉人授常德同知崇禎癸未秋獻忠犯常德勢不可支士民請出城以避賊鋒國梃曰城亡與亡安用避焉遂整衣冠

升堂正坐罵賊不屈獻忠殺之先是崇禎七年甲戌七月常德城夜忽地震其聲烘然百姓驚起疑爲賊至屋宇毁墮或謂能過而又無兩頃之復響聲如桀若杌杌鈸鈸始知地震震過復響一晝夜凡十有八震有小鎮鄉深居民三十家震時陷沒地中常德陷死二百餘人城上女墻悉皆傾倒時所陷之地不一陷時有水如墨倒射于上自十月以及明年乙亥正月又兩震焉越十年爲癸未獻忠破常德甚矣灾異之可畏也

楊夫人駡賊

夫人朱氏湖廣武陵人蓟遼巡撫楊鶴無山公夫人也賊執夫人夫人駡曰吾天朝命婦豈從爾亂賊哉遂死之

張鵬翼衡陽駡賊

癸未八月二十九日庚寅張獻忠袭陷衡州桂王及吉惠二王走永州府張鵬翼四川順慶府西充縣人由拔貢任湖廣衡陽知縣獻忠破城鵬翼駡賊不屈縛擲中流鵬翼他書有作明翼衡陽屬衡州府此外死

難者湖南道參議陳璸亦忠義凛凛烈丈夫也璸福建鎮海進士

劉熙祚永州罵賊

九月獻忠拆桂王府殿材至長沙造宮殿追兵獲三王至永州湖南巡撫劉熙祚督水師衛之遣兵護三王入廣西而自入州死守。奸人開門迎賊熙祚被執賊欲脅降之不屈閉目絕食題絕命詞于永陽驛壁罵賊不已遂遇害于是全楚皆陷獻忠歸長沙開科取士分兵狥諸郡縣

傳曰熙祚字仲緝號勿思常州武進人幼而孤中天啟四年甲子舉人再試再廢公曰丈夫貴自植立耳豈必科目不朽人也謁選得與甯令擢湖廣御史與左良玉握手歔欷勉以忠義將士聞而泣下癸未巡按湖南至永州會部院班師請催餉四與賊乘之祖請先行委公殿後賊望見儒服跪白馬前知為重臣突執公擁之去賊欲降之公不屈遂自絕飲食賊必欲降之將授為侍郎加以蟒服堅不受惟罵賊不置口賊怒縛至宗師館備加楚毒以繩曳倒拖地上血

內猥籍殺不屈遂害公于甯鄉神廟破腹刳腸而死時癸未九月十六日也有絕命詩授小吏陳緯置髻中佚出緯走郴過部將出詩鐫之宏光朝贈左都御史謚忠毅公弟永祚字叔遠號死穀貢生廷試第一歷官至興化府同知再遷至按察司僉事閩建甯失守拊膺慟哭而卒此得之公甥薛堆山云公廕一子予祭葬祀毘陵四忠祠公子名晉儕舉孝廉負氣節有父風

劉忠毅之死野乘云公護諸儕冒死斷後爲賊追

縛檻送獻營一也史界云入州死守奸人開賊公敗執二也而陳學士則云爲莊祖詩殿後奕執去三也三者之中嘗以陳說爲是蓋臣聞之堆山者以甥故舅其事必確

張獻忠復陷岳州

先是八月獻忠陷岳州九月駐長沙至十一月獻忠復遣賊將下岳州沿江設伏藏輕舟于汊港以巨艦載重貲順流下官軍邀擊之賊佯走官軍爭利泝流上盡奪其貲入舟舟重不能速行賊輕舟四出圍之

夾擊殺溺無算岳州軍民空城走賊遂陷之賊既得岳所謂洞庭之險與我共之于湖南一帶如數節而後迎刃解矣

獻忠此計所謂利而誘之亂而取之也惜乎庸將不知

張獻忠陷江西郡縣

時獻忠已陷全楚而江西袁吉一帶面面與楚相通賊從萍鄉萬載承新三路突犯安福吉水俱破十月初四日甲子賊陷萬載袁州十四日甲戌左良玉遣

將復袁州十八日戊寅吉安及諸縣同日而陷賊設僞官改吉安爲親安府廬陵爲順民縣復陷袁州十二月獻忠遣兵陷建昌又陷撫州南豐

辛丑歲仲秋十一日舅氏曰昔在南昌時聞獻賊破吉安只一人耳予問之舅氏曰當日賊遣一騎飛至城下城門固閉守者登城望之謂止一賊耳亦何能爲皆聚觀于上竟不設備時有一樹生于城之半壁賊平日已熟睹至是飛奔其下手持鐵鈎鈎樹一躍而上大呼殺入止殺一人衆皆驚潰

賊即下城復殺守門一人衆遂狂奔時賊大衆亦疾馳城下突即開門迎入須臾城門復閉不容出入集城中士民令之投降凡二日乃定始發坑三聲萬人吶喊三聲四城鼓樂喧填門始洞開然此賊破吉安不過一人力耳一賊破一城天下事忍言哉

先君子曰予在江西有高士張逍遙隱居廬山虎洞能前知禍福衆賊爲張半仙賊破吉安等處全省大震撫臣解學龍按臣郭都賢各遣使入山詢

問世季豈遙子曰今何無事越三年天下必大亂至癸未十一月江督呂大器果復吉安而申酉之際難言之矣

袁州兵荒

前載獻忠陷袁州從史之說也乃袁州老倌則云崇禎之季張獻忠圍城駕雲梯而上守者以砲擊之折其梯下墜乃倒賊始退此一刼也明年獻忠又至圍之亦不克復去此二刼也宏光元年春旱本州一年二熟時禾苗悉枯死宜春為首縣邑令朱某年纔十

九征糧不息百姓共擒朱秧擲于庭孥持朱令出詣田中親覩且日禾已枯死尚征糧耶衆甚朱令慙愁時艮玉駐臨江朱與之善密馳書告云宜春已反艮玉即提兵自分宜殺入百姓猶未覺大被屠戮此三刼也朱令復征尋罷去順治四年丁亥大旱城中絕粒四日湖廣米至始得生此四刼也明年戊子大疫此五刼也經此五刼民生凋敝至今城中止存千室地多丘墟有驛政道及兵千人鎮守本州云

當時兵賦雜沓荒寇交至民不聊生內翰方以智

不勝感愴作田稼荒一詞以悲時事云田稼荒農夫亡老幼走者死道傍走入他鄉亦餓死朝廷加派猶不止壯者聲伏夜行歸聽看雞犬人家非賊去倘餘一茅屋官軍又來燒不足此實事也可爲三歎以智字啓之桐城人崇禎庚辰進士　大清至祝髮居江西廬山開光寺

南昌猛虎

南昌府西門外撫州街長亘十里百貨叢集癸未九月中一人聞廳中有聲啟視見一虎蹲于檯下以犀

擊檯檯為之裂其人大驚急掩門而出呼衆執械圍聚將後屛門撥擊叫噉虎躍于屋衆號呼喚鬧聲沸如甬虎于屋上東西徐步殊不畏人口惟呤呤有聲無敢犯者有健卒前攖臂被介而墮更有一人私計須用鉛彈尤打時無此具其人雜于儕衆中虎忽從屋巔躍下啣其人于喉齧咬爲兩截衆因虎在地各遑棖棖遂並斃焉後戊子歲金王兵起撫州焚毀片瓦不存火甚起于虎蹲之屋也

左頁王復武昌等處

癸未八月上命江鳳黔粵各督及鄖皖江沅各撫合兵勦賊方獻忠壬午之破武昌也左良玉避其鋒擁兵九江不敢逼及獻既入蜀良玉畧定武昌澧陵長沙湘潭淅陰并湖南一帶又復岳州監利石首上安德安隨州等處十一月詔太監何志孔勞良玉軍以恢楚有功加良玉少師廕一子吏士各陞秩大賚各軍詔良玉移鎮武昌良玉令馬士秀等復臨湘岳州令馬進忠等復袁州盡誅諸偽官

賊不我去賊去我來猶如白日鼠見人輙避夜間

乘人睡夢復出盜米頁玉為將何以異此而乃加官蔭子能不愧乎然偽官盡誅稍洩積忿

劉承允復衡州

劉承允南京人黎靖協將加副總銜年四十餘力能使八十觔鐵棍故綽號劉鐵棍黔陽至靖州一帶以迄苗子俱慕其德威士民之家俱書恩主劉總爺牌位供奉之者無一戶不然厥忠闖侵敗劉殺賊衡州路次第克復皆劉力也

此據新報所載承允可云名將矣惜乎未皆之益

也以知名將善保功名爲難

呂大器復江西郡縣

癸未秋季總督呂大器復袁州萍鄉萬載吉安廬陵吉水永新太和安福等處大器沈毅知兵方入援時路過峽江城門四閉聞是官兵反行遮殺呂以入王兵到開門出迎手持縣印口稱千歲備有大馬三十五匹糧草無數新舊知縣俱已拿下聽候發落大器立取奸民梟示之次第恢復

胡公平三縣土寇

公諱時楧號慎三無錫人寻之舅氏也崇禎丁丑禮闈第四人授江西南昌司李先是戊寅秋賊張普徽作亂于撫州新建廣昌等處撫臣解學龍按臣邢紹德至勦羗公監軍公設計擒斬首從百餘賊遂解散及壬午冬李肅七李肅十因捕役入鄉詐害良民爲之不平乃撲殺之恐被逮遂糾柯源嵩陳友諒遺孽反越兩日有諸生余士藻木逾產善騎射工火藥里有貧子毎日外出炊飯輒失心疑憐人所竊一日隱河陰伺見白犬入戶返逐之犬趨竈下忽不見掘之

得兵書寶劍士藻遂以是造神語惑衆建將臺高五丈觀星望氣爲三衆總王自號靖海天王二李雖勇皆出其下又與其黨李東陽慈林劉心一胡地十柏梅余木十李嚴二李成鄭孔一張華九等僞立十二天王十八羅漢二十四天罡三十六地煞等號嘯聚數千俱戴紅巾盤踞靖安奉新安義三縣焚殺淫掠殆無虛日癸未正月撫臣張鳳翮發兵六千檄兵備陳起龍監軍二月二十二日進師賊大至將士多逃于陣後起龍力不支將印送公而去四月公密約南

康同知金孔器設伏進攻兵氣始振賊素服公威德十八月貽書云胡刑爺愛民如子眞是公祖父母倘如廣陵守之單騎入寨郭子儀之至誠感敵衆願投戈迎候二十八日羣賊集樟樹河地公單騎往賊即壁歸命安農旗頂香羅拜公給免死牌千紙衆謝而退諸生舒春暘余鼎調等與吳勝八同里李東暘以勝八勇猛娶其妹以結之公令余生潛間勝八立功自贖勝八于午節乘龍舟醉後斬賊矮虎等五月十日縛東暘來獻靖安營將欲襲爲已功忽于中途殺

之東陽遁去于是再議會勦十六月出師公督陣三縣犄角焚寨十餘所斬首百餘級奪回子女軍器無算兵威大振乃參將袁斌獨欲見勇乘醉輕進賊伏發馬驚墜幾兵氣復挫二十日賊逼靖城公啟門督師先令武甯營張獻政設伏焰賊用白紙扇一招發伏射死李東陽又與都司何其賢等同諸將二十人統兵五千及鄉勇三千出師于泰新之石子岡靖安之解家橋與安義之桐城等處腹背夾擊于是賊渠閔辰一等俱降李肅七見事敗將遁公知胡地十以

十二天王之一甚驍勇招之至勞之以酒使擒蕭七復遣勇士數人從之伏山谷間酣飲蕭七乘花馬自峯新出走猝見胡地十等聚飲即下馬謂之曰爾輩伏此非為吾耶然吾亦好男子豈待汝擒哉因與衆同飲盡酣遂解兩臂銀鐲數十股又腰下猫兒眼諸寶與衆曰各分取之諸公得吾首可以獻功吾請自刎語畢遂拔刀自刎衆割其首級以還其首大尺有二十六月四日設計擒余士藻檻車解省至十三日賊黨盡斬其渠來獻餘衆悉降凡投誠者咸公不殺

之恩俱致胡姓願事左右公收其勇猛三十人餙遣
歸農悉洒淚而退

沈萬登復汝甯

癸未五月河南所在擒斬偽官及十月初一日辛酉
副總兵沈萬登復汝甯萬登汝甯大俠也聚鄉勇萬
餘人李自成偽授威武大將軍不受鳳督馬士英承
制授萬登副總兵是月官兵進勦汝甯一路偽官土
冦俱盡河南稍甯時以自成方入潼關故也

王漢戰死

王瑛字子房萊州掖縣人崇禎十年進士除高平知縣調河內巨寇劉二將以正月三日攻濟源濟源告急公佯不應于除夕出賊不意赴之以元旦登天壇山山陡絕數仞遊者或用數人以希牽挽乃登公獨持刀前行直上擒劉二人服公勇乘大雪至山西破妖僧智善夜半渡河破賊楊六郎李自成圍汴不通音問公之死士能達書于巡撫高公十五年三月行取入都與蘇京王變同召對于德政殿稱旨命二臣皆以試御史監軍公監左鎮保督湖川鄖兵與督臣

侯恂援汴所監几五萬九千然已潰散大半八月朔
夜半襲賊于范家凝斬一紅甲賊因檄諸將合勦公
目走襄陽督左良玉兵救汴至潼關而巡方之命下
未幾巡撫河南密計圍賊而劉超難作超永城人中
河南武解元跛而知書爲貴州總兵坐罪免壬午上
疏言兵計中樞陳新甲用爲河南總兵以私怨殺鄉
紳士御史魏景琦一家三十餘人懼罪招納土賊據
城謀叛密旨以策授公討之爲兵部洩之于超超得
爲備公以癸未正月十九率兵抵永城環而攻之二

十月四鼓奪其北門趨在東門倚樓爲塞自保公見兵大捷乃單騎入北門大呼勿殺百姓天忽雨兵少郤擁突門下公爲賊刃所及叅將陳治邦游擊連光耀父子及家人劉璽張金皆戰死游擊馬魁復力戰入城負公尸以出面如生上聞贈兵部尚書蔭一子錦衣衛百戶世襲而擒劉超至京師磔之奉旨傳首九邊

荆偉被殺

埶近分荆偉丹陽人由明經選授今職因與本縣一

鄉紳有所稱貸鄉紳挾此每多干求每求輒應偶有一二事未遂卽御恨搆土賊入城欲殺令令聞之半夜出堂將面諭解散衆賊蜂擁直入面中數鎗而死一子隨任尙幼未知何日扶櫬還里也

羅尙文殺僧

羅尙文四川敘州府人向年流寇入川被殺于楊嗣昌令戴罪立功事在按察司勘羅方提兵三千往川北勦賊至廣安値潾水賊亂宗師甘公子某領家眷避賊于中成山之僧寺僧疑爲奪巳之產遂殺之併

逢其妾媵尚文提兵入山殺二百餘僧盡燬其山寺而渠魁未獲越明日尚文死甘宗師諱學淵即向年督學江南者其先姓明氏即國初降王明玉珍之後子孫數以萬計俱改姓甘散處于川而宗師則居遂水云

四川犯官

自崇禎十年流寇犯川郡邑殘破有司得以全者無幾至巳卯庚辰之際慘禍尤甚間賊未犯士民先期逃去官府僅守空城城破則家屬盡殺官被殺者亦

甚衆幸不致死朝廷復以棄城實重典武官自總鎮
以下至千百總文官自巡撫以下至補職教官罪槩
逮繫處斬徙流者不可勝計

○三藩賊禍

他處藩禍聞而未見曾年至岳州則惠王播遷于民
舍矣過臨湘則唐王飄流于江上矣今徃州北見瑞
王顛連情狀不忍言說自西安既陷漢中風鶴有趙
總鎮標下兵乘機搶掠先掠民家遂及王府王積蓄
金入十萬一時俱盡宮中眷屬不知存亡瑞王僅與

一妃逃出王無車輦將㲲作輴兩人肩之妃乘馬奔至保甯保甯閉關不納乃暫住舟中飄泊河上頭戴小帽身著青布箭衣口喃喃惟誦阿彌陀佛他無所言聞惠唐兩王亦然爲賊窮追狠狽人粤其光景必更有可憐者三藩皆神宗皇帝子也遂至此哉

誌異

癸未二月二十四日戊子京師大風霾是夜天津城門不啟自開

夏秋之際每夕月角上有一大星燗燗逼之或曰此

星甚凶天下其將亂乎

吳貞啟字元行宜興人崇禎十年丁丑會元選廣東督學癸未疾甚一夕見冥王行一牒至云天下將亂着善人先死貞啟遂處分後事尋卒而天下亦大亂矣

有自京中來者云七月二十三日夜雷震太廟雷霆風雨一夜不息明晨槅柵毀拆神位爐燭無不傾圮在地主牌係實金后冠珠寶結成外有雕龍木匣覆蓋貫各三萬時俱擲在地簡出兩空函英廟與后者

查係司之者私獲在家斬之
八月至十月京城內外疵癘病兵科曹良直方與客對坐舉茶打恭不起而殂兵部朱希萊拜客急回入室而殂宜興吳彥昇授溫州通判一僕先卒一僕買棺而卒于賣棺處有一友姓飽勸移寓隨行李去入門而殂吳連看視亦即殂又金吾錢晉明向客對談言未絕而殂少停其夫人婢僕輩一刻間殂十五人又兩騎馬人前後講話後人再問前人已殂手猶揚鞭垂下又一闔門俱殂其家頗冨偷兒二人一俯

于屋簷一入其室將衣飾包遞上在簷外者已累纍
而下尚盈積一賊摯一包托起一賊接其包引上土
下俱死手各執包包亦不落地又一長班者剪銀蹲
下不起而死又一新婚家方合巹在床久不出啟幃
殯于床之兩頭沿街小戶收掩十之五六有棺無棺
九門計數其二十餘萬也凡客遊宦遊無不預寫家
書恐不及作囑語大內亦然張天師輯瑞入都出春
明不遠急追入論其書符噴呪唪經清解眠宿禁中
者一月而死亡不減發內帑四千三千買棺一千施

藥竟不給十月中有閩人補選縣佐者能看脉後灣處有筋若紫色無放紅則挑之出血可無患來就看者日以萬計後霜雪漸繁勢遂衰閩人以京中難職與之後聞爲流賊所殺張天師以留京日久乞一寓不敢望如孔聖公之衙門宏敞畧可容足三年一覲居有定所聖旨不允又自置一寓乞聖旨給匾貽後日子孫百世光聖旨亦不允惡其不能驅鬼也

十一月初六日先帝親祭穀神于社稷壇已就位陳詞方畢行初奠禮忽暴風自地發庭燎祭燭一時傾

滅不得亞獻成禮先帝于黑幘中恐防不測急上輦回宮文武陪祭及各執事舉手扶肩如無目者相攜相與出西長安門而後得引歸之燭

癸未春　大兵入塞未開禮闈及秋暮始行有自京師來者云今年場中有一異事予問之彼云有術士入場見得第者皆有紅旗一半無首其不第者則豎一纛旗首領皆全因謂進士如塞翁得馬未必非禍今賊勢日熾天下事未知何如耳已而與選者地鄰賊境身名或多不全其言始驗

是科狀元楊廷鑑常州人常州城謳形舊有讖云謳若出頭龍脫殼如出鼎元則有易君之事果應甲申之變

先君子曰山東曲阜縣聞聖廟中有泣聲入視之見宣聖兩淚交流衆皆驚異報于曲阜令令親詣廟中省視見聖淚尚未乾不勝駭懼焚香拜祝夫子殆有天地反覆之憂乎予嘗問馬大林此事有無大林曰吾昔年見邸報有此

是歲無錫有自北都歸者道經山東忽晝晦有如黑

夜咫尺而不辨久之見若紅霧四起黑漸收邈逖閒
復歸明朗咸驚異之
時有知天文者寓江陰徐宦家每夜半啟門而出達
旦乃還僕怪之白于主徐曰今夕竊尾其後覘所之
是夜其人復出僕密隨之見其人仰天周覽徘徊久
之忽西北方白氣一道沖天而起其人大詫曰異哉
此氣不祥莫非天下其將失矣乃還次日僕以告主
徐以兩京尚無恙乃曰此妄言亦不之信既而其人
辭去或云此徽人也惜失其姓名

新世爵勳云云矣未八月皇極殿內忽聞一聲爆裂見猩血如注出自殿庭一沛人衣襪氣雖聞妖氛眯目雖當白晝俱覺昏憒凡朝臣以及內監宮妃莫不恐怖

是年春北京有警朝覲會試之典俱停至八月初九始會試頭場亦變例也